



帰田集



歸田集

荆南胡先生詩集序

寶應喬萊著

荆南胡先生以順治庚子提督江南學政是時余年十九納卷立案下先生對面評次其文獎許過情俾觀者動色余志之不忘越十有一年先生補官至京師數數過余邸齋偕張君南溟申君菽旆汪君蛟門飲飲輒賦詩越十有一年余竣粵西試事遇先生於武昌偕湯子西厓飲賦詩相贈答越九年先生過寶應留縱櫂園酒態詩情不減於舊

因邈庚子之歲迄於今凡三十有一年每一聚散
動踰十載人世之夷險顯晦係人感慨者勿論從
先生飲酒賦詩之徒若南溟若菽旆若蛟門皆已
下世惟西厓致身翰林余既放歸田里而先生亦
已老矣嗟乎凡官先生之官者往往致通顯據津
要多市田宅開池治圃蓄聲伎羅金石鼎彝法書
名畫玩好之具時時召賓客窮水陸珍錯相娛樂
者皆是也先生澹於仕進無他嗜好而專其嗜於
詩蹉跎淹鬱甫觀察西江尋引疾解印綬去數十
年不再出此數十年中凡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

事皆於詩發之敏而工世無與比者少陵贈太白
詩曰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今先生以垂暮之
年尚奔走衣食顛蹶困踣道路間飄零幾與太白
等固仕宦之不名一錢抑亦詩能窮人之驗與先
生笑浮大白者三因曰三十年中三聚三散今老
矣既去恐遂不聚余曰不然寶應距江陵三千餘
里余歸田後足跡不出戶庭敢料先生來耶有今
之聚又能料後之不聚耶先生大笑再浮一大白
遂別因書以序先生之詩

孫沚瀾學士詩集序

唐詩人之達者惟王右丞白太傅最著雖際
明時登臚仕而性情閒放宕跌其遊覽宴集
贈荅諸篇有風疎雲上之趣讀其詩者未嘗
不嚮往其人使摛詞揆藻述景言情皆魚鬚
豹尾閭闔采恩詩雖工而傳不能俾讀者嚮
往焉鹽瀆孫先生以

廷試第二人入翰林歷侍讀學士可謂達已尋
省親而歸旣歸數十年不出風疎雲上之趣
與右丞太傅等宜其詩之工而傳也噫嘻自

聖天子御極以來優禮儒臣設日講起居注官開
實錄寶訓典訓方略會典一統志明史諸館又招
致海內文學之士俾事纂述

賜講筵諸臣

御書貂幣之屬非廷臣所敢望凡簡用內閣九卿
由翰林者十蓋八九以故才智之士咸思旦
暮致通顯據津要若先生從容闕廷委蛇退
食躋崇階且數十年矣乃遯跡煙水蒼涼間
由少壯以及於老其性情之間放宕跌宕有人
所難能者先生詩之工於其性情知之已右

丞詩曰年既老兮貪祿太傅詩曰獨有使君
年太老風光不稱白髭鬚二子者以閒放宕
跌宕之性情垂暮之年戀戀一官而不能去視
先生辭榮於少壯之時者何如也先生栖遁
田里無右丞園林之樂太傅聲伎之奉樂道
安貧無悔無悶其所得於中者又非右丞太
傅所及者矣詩烏得不工而傳耶余素慕右
丞太傅之爲人者讀先生之詩而有感焉因
敘之如此俾世之讀先生詩者當想見其爲
人云爾

嚴蓀友中允詩集序

余友嚴君蓀友隱梁溪不仕

天子聞其名

召試於體仁閣蓀友賦省耕詩一篇以出

天子拔自落卷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鳴

呼觀蓀友所以受知

天子而

天子所以用蓀友者皆可傳也未幾充日講起居
注官又充方略纂修官又不次擢右春坊右
中允又典文武鄉試事

眷注之隆非他詞臣敢望旦暮間且大用矣顧請
急歸田里既歸不復出避通顯而樂隱退有
非人情所同者雖然古之山林隱逸之士負
異才受天子知者漢文帝之於賈生武帝之
於轅固唐明皇之於太白其最著已之數君
子者雖聲振當時名聞後世而擯落流竄坎
坷抑鬱以老且死非惟不獲據津要展蘊抱
已也卽優游闕廷委蛇退食共庸庸者流累
日月以進秩何可得也蓀友乃乞身於未老
之年辭榮於承寵之日始焉難進既焉易退

不辱不殆棲遯於山之椒水之湄其遭遇之
奇高潔之致雖古之人亦有難及者與憶已
未之歲借蓀友入翰林者凡五十人嗚呼盛
矣十餘年來點朝班者尚幾人在耶其動人
今昔之感者何限而蓀友真不可及已蓀友
集平生所著詩若干卷屬余爲序因述其出
處本末如此詩則海內共賞非以余言爲輕
重者故不復云



陶季浚舟車集序

戊午春

天子下薦舉之詔海內文學之士召試入翰林者甚衆其時以疾辭不許授官而去者則有李檢討因篤

詔屢下終不就道者則有李先生顥應先生撫謙魏先生禧雖敦迫至京師不試者則有傅先生山身在京師名公卿將登之薦牘堅辭而免者則有陸先生嘉淑陶先生澂嗟乎取士之由薦舉也舊矣後世易之以科目以科

目取士雖昌黎之賢未嘗不汲汲焉觀其上
宰相諸書是也以薦舉取士雖今之士不古
若矣乃不少翛然遠引者則其得失之故不
較著與陶先生字季深寶應人福王南渡後
不治舉子業肆力詩古文辭耽遊覽嘗之燕
之齊之晉之吳越跡八閩浮三湘七澤足跡
及天下太半其所著詩多於舟車得之因名
舟車集先生年七十有六狀貌似四十許人
其於詩也既崑且久規模六朝三唐不雜宋
元深造自得必傳於後無疑也嗟乎世之號

逸民者或不能堅其志終老蓬華或終老蓬
華而著作不傳於後亦無取焉後世史官編
隱逸傳若陶先生者當與陸先生嘉淑合卷
云

朱二玉詩集序

古之工畫者顧陸張吳荆關董巨之屬未嘗工於詩古之工詩者曹劉鮑謝沈宋李杜之屬未嘗工於畫蓋兼之如此其難也閻立本之畫與顧陸輩等雖有詩傳於世不若曹劉諸人之工也鄭虔雖有三絕之目而詩不多傳於世兼之者摩詰一人而已他若元之趙文敏吳仲圭迨明之沈石田皆工於詩而世止傳其畫蓋詩以畫而掩遂不能兼收其名嗚乎不能兼者獨詩畫乎師襄之琴奕秋之奕養由基之射高漸離之筑不傳其有兼長也

又其大者伯夷典禮夔典樂羲和治曆明時不相兼也推之絳灌之武隋陸之文亦猶是也獨詩畫乎昔人云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則畫與詩又若不可不兼者然匪獨畫與詩不能兼也畫之中且不能兼韓幹之馬戴嵩之牛趙昌錢選之花鳥是也使其強雲林爲寸人豆馬小李將軍爲枯木竹石未必遂傳於世匪獨畫也維詩亦然太白之才七言近體傳者寥寥孟襄陽不長排律韓昌黎五言近體不多作况其他乎余友朱子二玉年七十餘繪山水宮闕人物花鳥皆各臻其妙固兼古人之長者視今之畫師或長在蕭疎或長在工細者異矣又出所著詩賦皆成一家言不爲世人之所爲因不爲世人所知余懼其因畫而掩也故序而傳之如此二玉之詩雖不類摩詰乃其兼也庶幾似之

三江游草序

余既歸田里之五年歲庚午冬十一月鍾子書泉過訪艸堂相視而驚既而喜既而悲蓋余與書泉別十有五年矣荏苒歲華容鬢都異驚喜而悲宜也書泉爲人豪邁跌宕雖失意胷無所累工書畫篆籀尤喜爲詩生宛丘多名山水足供游眺與余友施侍讀愚山高檢討阮懷梅孝廉淵公善其講習出入於三唐二宋者甚深此書泉之詩所以工也茲出三江草相示乃十五年中登金山入吳門觀梅鄧尉縱舟西湖又遡流上采石訪石鐘山望

匡廬瀑布眺黃鶴樓足跡幾遍東南名勝余讀而壯之夫書泉工詩者也朋友講習有素更得山川之助工者不益工與嗟乎世人困於科舉之學風雅多非所習間有作者不遇文章之伯講習其源流正變又足不出戶庭以里巷間之宴集贈答欲詩之工若書泉者詎可得耶書泉過余畱半年餘不忍去使挾其所長游公卿間數歲不難買田歸老顧就余於清溪綠樹中戀戀若是豈胷中有所累無所得者能之乎余歸田以後交游零落音問濶疎若書泉十五年間僅一再晤而愚山阮懷皆

已下世淵公亦別二十餘年矣歸時道余問訊

焉文堂詩集序

江都韓君醉白少負異才工詩喜飲酒不治
舉子業干有司爲人倜儻宕跌醉輒瞋目泣
下有燕趙之風焉其爲詩蒼茫沉鬱不以蟲
魚月露爲工與同里汪比部蛟門友善人以
其交之密詩之工而仕與隱之殊也比於摩
詰襄陽嗟乎余讀唐文苑傳襄陽之外無隱
士焉豈隱者不能詩詩人皆不隱與則天之
朝雖婁師德宋璟之賢未嘗引退魏元忠輩
寧抗直忤二張及於禍終不肯先幾去余甚

惑焉將唐之人樂仕進惡隱退其習然與昌黎序楊少尹致仕以漢二疏爲喻是時少尹年七十矣此亦何足爲難而津津道之如是則詩人無隱士又曷足怪與宋元以來高不仕之節者甚衆今日爲尤盛

聖天子崇尚儒術蒐拔巖穴之士非前代所及高蹈者流以能詩致清華者多矣醉白將不終於隱乎今年滿五十所學益充所歷益鍊歛才華爲道義化騷屑爲澹蕩築焉文堂東軒歌詠其中有終於隱之志宜其詩益工而可

傳惜不及蛟門見也昔蛟門中蜚語吏議竄遠方醉白慷慨伴送且將以估客歲至其地聞者感激泣下雖蛟門邀

恩放歸田里而醉白之高義有非襄陽所能者茲序醉白之詩而並及之俾人知醉白者固不僅詩之可傳云爾

見山樓唱和詩序

汪比部蛟門既卒之四年其兄叔定編所著唱和詩凡數百篇將授之梓余讀而悲焉攷古人唱和之詩莫盛於白居易之於元稹皮日休之於陸龜蒙然四人者友也非兄弟也若兄弟則陸氏機雲皇甫氏曾冉不傳其唱和之作蘇氏軾轍雖有唱和之作不能數百篇然則唱和之多朋友易兄弟難乎余獲交汪氏兄弟久知其才相若也詩書相講習也道義相規勉也宴集同其懽登臨同其樂也兄弟也與朋友等嗟乎朋友在五倫中視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亦較疎已惟父子不可言友而君臣夫婦兄弟凡其相得之至焉者皆可以友稱之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迭爲賓主是君以臣爲友也史稱孟光事梁鴻相敬如賓是夫以妻爲友也蘇軾詩我生二十無朋儔交游四海一子由是兄以弟爲友也君以臣爲友爲聖君夫以妻爲友爲賢妻兄以弟爲友爲難兄難弟以故汪氏兄弟之見稱於海內也余旣歸田里專事吟弄使天假蛟門以年余兩人唱和將追踪元白皮陸所爲今不可得矣此余讀是編而不能已於悲也而詩之工

則機雲曾冉軾轍堪方駕云

孝廉張先生七十序

孝廉張先生以今年五月年滿七十門下士暨親朋屬萊爲文以祝萊不敢辭張之先自東湖公以治義經知名於時傳子翀子明兩公皆舉進士爲明名臣歷數代先生繼起焉先生少攻舉子業凡四子書之某章某句義經之某彖某象某爻博採諸先輩之文數千百篇誦習不間寒暑晝夜其爲文也滂滂泮泮中朗外腴於聖賢之旨能有所詮發而爲人內行修潔以故年二十餘邑人爭師事之少司馬李公流寓白田命其子振裕受業今吏

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是也先侍御公又命萊受業時先生年四十許未遇益肆力經解凡諸家註疏同異純雜之說考源流訂指歸萊得略聞緒論已酉先生舉於鄉冠義經困公車二十年今七十矣噫嘻經學之賴有師承也功最鉅秦火之後六經不絕如綫賴漢儒潛修秘授待後之學者其時言易則有淄川田生言書則有濟南伏生言詩則有魯之申公齊之轅固生言禮則有高堂生言春秋則有胡毋生之屬使曩日諸儒及壯盛之年遭逢高帝制禮樂審法度本六經之輿論追三代之

遺風必遠出叔孫通婁敬之上漢制何遂艸艸願乃伏處蓬茅抱一經以老詎不惜哉今先生經明行潔遠媿諸儒受業生徒中李君列九卿萊亦嘗備員講席先生顧不得膺臚仕歟歷中外以經術匡時視田生伏生輩今古同慨已雖然文帝命鼂錯受伏生經年九十餘武帝以蒲輪迎申公年八十餘轅固以賢良徵亦九十餘固未嘗晚而不遇也若田生高堂生胡毋生史雖未紀其年乃歷秦而漢又歷高惠文景之世年亦不下七八十非天假以年俾經學傳於後世與今先生將宰百里數

年間可登臺省據津要漢儒遭逢未晚也第漢儒所授生徒顯名當世者甚衆兒寬鮑宣蕭望之其最也茲少宰樹立固未可量若萊以戇宜歸田里放浪某水某丘間不復有益於時列師門也滋媿而已

送邑侯徐立菴序

余昔備員禁近侍

起居見

聖天子之命節鉞大吏也

召入殿廷勞以燕饗錫鞍馬弓矢銀幣其所誠諭則吏之察民之安是急鳴乎觀

朝廷所以責望諸大吏而諸大吏所報答

朝廷者不當擇吏之廉且能者振拔愛護俾乂安氓庶與光州徐公治寶邑六年以漕項簿籍失註起運兩字鐫級去邑紳士童叟惶急奔

走呼籲於諸大吏諸大吏素賢公惜其去各相顧太息卒不果具疏以留嗟乎公之治寶邑也絕苞苴薄徭賦治豪猾俾農夫安於野商賈安於市殷富良懦之輩高枕以臥不謂之廉可乎寶雖小邑其錢穀刑名郵遞供頓隄防稍稍失程度愆晷刻卽干考功法公六年中未有一事望吏議焉不謂之能可乎廉若此能若此司銓政者不爲

天子愛惜人才保障疲邑顧摘二字遺漏俾解組以去亦可慨也已今都御史于公令樂亭時坐事罷去巡撫金公疏留

天子俞其請于公乃以功名顯于公爲巡撫時所疏留者甚衆皆能不負所舉各以功名顯豈仕於直隸者廉且能者之多與抑振拔而愛護之遂收人才之用與以公之廉且能又受知諸大吏士民之呼籲如是乃不得與疏留之列又可慨也已公援例還級將行紳士繪圖誌別余敘其事俾後人觀感焉

序寶邑莊鎮

寶邑莊鎮城北曰松原松岡土城在焉田兼高下
平陂又北曰龍首村田膏腴無旱澇憂東北曰殷
家莊黃塍溝臺墟莊附焉地高壤沃種松竹桃杏
暢茂歲旱慮水遠城東曰卞家灣達望直港田窪
下雖數沒於水近城水涸耕種如舊又東曰軍師
曰兔避曰大小官莊塘西附焉田高下相半下者
沒於水水涸荒草填咽未闢又東曰獐獅蕩朱斗
莊賈家林陶家林苗家林揚舩溝附焉懼水患時
無高下近遠皆水水涸高者藝稻下者蒔藕漁莊

蟹舍相望又東接廣洋湖環湖而莊者曰喬梁曰白鼠曰東西決溪曰南北鶴兒灣曰蘭亭曰廖徐莊形勢與獐獅蕩等又東折而北曰蛤拖溝曰火盆蕩曰沙子頭曰甄家莊曰蜆墟曰金吾莊皆水田歲旱不涸民藝稻者什三捕魚者什七夏藕花紅數十里又東北地勢寢高由江平莊而東墩阜纍纍射陽鎮在焉射陽者縣故城也臨湖週遭百餘頃古射陂地城南曰瓦溝溪白田附焉田高下各半溪水由望直港入湖又南曰槐樓曰瓦甸曰汜水曰扛橋至界首鎮沿堤之田無旱澇憂如龍

首村罹水患時田沒於水者或十且八九沿堤存小田一千餘頃又售於淮人者半由界首折而東北曰相家荒曰羊天莊達於柘溝郭家莊趙家莊附焉罹水患時田沒於水今涸高者耕種如舊下者若小塘莊逍遙港鴨兒蕩丘家網之屬荒草填咽數十里無人烟又東曰潼溝寺田漸闢以隣蕩水故秋八月野鳧鷓雞之屬遮天動地以來食稻殆盡又北曰蘆村胥家莊蔡家莊石家莊附焉田高下如柘溝城西諸湖滙焉臨湖而村者曰高家壩曰周家河曰孫家集曰新集曰應家河曰呂梁

橋曰栢家橋曰鄒家河曰施家河曰展溝其洲浮水面者曰花園莊曰張大夫港曰傅家嘴曰甫里寺曰艾塘曰花溝曰臺頭曰蘆溝港其湖以西岡原綿亘者曰白水塘曰觀音寺曰衡陽曰羨塘曰官路塘曰磨旗墩曰餉墩曰瓜山廟曰黎城曰永豐鎮曰金釵澗曰人和集曰銀溝集近湖者畏澇近岡原者畏旱畏澇者藝稻畏旱者藝菽麥蔴秫之屬其湖以東則港口紆折樹色參差荻花彌岸漁舟到門網集夕陽之下

范文貞公画像記

吳橋范文貞公既罷歸田里追遯生平自登進士授東昌推官擢吏部起太常巡撫河南遷兵部侍郎晉南京兵部尚書凡出處所歷屬画師某悉繪於冊計二十四幀其巡撫河南時與勤王之兵衛京師者已闕失無存存者二十有三余寓鄭圃近先生鄉井獲借觀此二十三圖中凡觀者了了可辨不具述若不辨某画爲某事者因詳誌焉其鵠面鳩形扶老攜幼於荒村古殿間者東昌飢先生賑之活者數萬人也溟渤浩瀚遠見城闕者先生

登望海樓觀蜃市也先生分校東魯得士十圖中
衣絳衣羣弟子偃折而前此也伏金水橋奏事者
魏忠賢竊政斥善類先生典選事上疏極諫也忠
賢芟逐周忠毅李忠毅輩執奏不得匹馬孤舟先
生歸也停象輅列鸞旗捧爵壇上者先生起太常
天子祀方澤也長江洶洶先生乘綵鷁破巨浪僚
屬偏裨伏謁道左者官南京兵部尚書也騶從夜
歸解署宵閉先生來而魑魅遁也其簡士卒嚴隊
伍治樓船列車楫則訓練精而援池援滁援廬奏
殊庸也其誓師江滸飛舸競渡者發勁旅援畿輔
也其黃衫草履掃逕而歸者上疏救石齋黃公被
詰責也其風雲蔽空先生下馬拜伏崖谷間則余
不能辨而繼此起司空入綸扉以身殉國又先生
所不及繪而後之人未能增也余日者過高陽表
孫文正公墓過保定拜楊忠愍公像而弔之以詩
茲又爲先生作畫像記不可謂非余之幸也余嘗
修明史知先生梗槩因誌之以告後人



北來寺願田記

寶應范秀才昭侯有田四頃六十畝在城南四十里汜水鎮東宋府莊質毛某白金以兩計者三百五十毛轉質鈕恕存鈕轉質章斐菴章轉質陳僉事養齋僉事故鹽估也喜因果之說無子因施田北來寺久之田凡數易主毛已下世鈕八十餘臥病斐菴巡撫河南養齋僉事陝西范氏欲贖田無可語語寺僧僧曰陳僉事事僧何能專范氏不得已轉售劉氏劉余姊夫也字穉公子禹美貴封翰林院庶吉士會禹美以都諫典粵西試事歸寶應

穉公卒而僉事亦乞休歸江都余語都諫曰田施於寺售之非便都諫曰然又語僉事曰余能諷劉氏不售不能諷范氏不贖也君售之便僉事曰然尋僉事卒不果售訟累年不休寺僧別傳者精經典通詞翰與李都諫書雲友善又楚人也胡方伯存人亦善之捐貲且倡募於衆得白金以兩計者二百一十給范氏直田乃售於寺是舉也有數善焉寺永有此田齋僧一也范秀才貧甚受其直足以娛老二也俾劉氏有讓田名三也余因爲之記勒石垂久遠云

重修放生池碑亭記

寶邑城南三里許渡河而西有池週百餘丈故事令茲土者爲打魚嬉治酒肴名賓客集漁者數百人舟數十挺叉沉網鳴鉦鼓柁其中獲魴鯉鱖鯽鯽鱖鮎鱗鯖鱠鰻鱣之屬以萬計巨者長三四尺細亦尺許旣烹鮮宴樂又分餽賓從並僚佐紳士之未與宴集者歲或一舉或再舉余爲孝廉時宴此心哀之卽席題長句諷邑令後余官京師淄川孫公來罷打魚之舉名其池曰放生製亭設碑以誌之嗚呼放生之說雖近浮屠家言而見生不忍

其死聞聲不食其肉君子亦有取焉杜少陵觀打魚歌曰我輩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心所哀余旣喜少陵先得我心而孫公復有同然也公治白田有德於斯民甚厚此一事亦可謂仁民而愛物者已今公去此久又已下世亭圯廢碑將沒於蔓草有請於今侯光州徐公復爲打魚之嬉者公不許余又喜徐公之與余同也因重葺碑亭以告來者

與田漪亭鴻臚

萊頓首白漪亭先生足下伏覩唐宋以來士大夫忤時觸罪被謗議竄逐必投之荒遠瘴癘卑濕之地俾跋涉崇巖密箐危灘毒溪犯霜雪霧雨風濤之變動與虺蛇豺虎射工沙虱值所以顛危困踣之者無不至也以故騷屑感憤形於歌詠以發其憂幽淪躓不自聊賴之氣此後人所以讀其書悲其遭也萊奉職無狀賴

天子神聖放歸田里守先人廬墓耕釣樹藝爲盛

世逸民含舖鼓腹歌詠太平真非唐宋士大夫所及但仇僕者卒不知其意若何而追思往事難責人以相忘易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然則不相得者顧可近乎於是視亨衢爲邛夔望鄉井爲機穽又若非唐宋士大夫所有足下安之仁里躋之華屋適起居寢食之宜公郎亟問亟餽而蘇氏兄弟時時慰勞宴集僕亦得從事於詩書筆墨則足下之厚我淡矣歐陽公曰人有厚己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僕無以

當之所恃者足下之爲君子而已頃聞貴體已大安專此申候伏惟珍重不宣

與田湑亭鴻臚

登舟後河曲風逆况味殊不佳汪鈍翁詩鏗鏘噲
吟千折水飛揚跋扈五更風到此知其工矣凡十
有五日始抵珂里晤公郎世兄淡情厚貌以父執
相敬殊不敢當良如金玉氣如芝蘭明德有後不
其然乎是夕宿山薑書屋明日放舟至口上攜眷
入古藤書屋而几案屏幃薪米芻糗之屬甚具太
史公曰緩急人所時有也我輩道義非游俠比而
吞鈎之魚獲游巨壑傷弓之鳥如入深林此豈沒
齒可忘者耶小兒還令其泥首崇階以謝萬一臨

池神往

與汪鈍翁編修
昔先生應

詔至京師語人曰此來得好友二指潛菴先生暨
僕也既同入史館以列傳就正辱指示塗竄
無少假借又手批漢書相示先侍御先安人
孤忠潛德又籍先生所作傳誌以傳是僕荷
先生知最深有功於僕最大而僕碌碌無媿
節顯名不逮潛菴先生于一又矻矻於編纂
紀載代言之文不能他有所造益潛菴先生
以學術爲經濟節益高名益著或嗤先生不

宜與僕相提並論僕益媿仄恐遂累先生知人明又僕官京師先生遞跡丘園勢不能驟合或遂不相見恒惴惴以爲憂自下河議起僕雖以戇直觸罪而前後奏對與潛菴先生合賴

天子神聖放歸田里不獨扁舟訪戴且將卜築於堯峰石隄間執經問字以畢此生當亦先生所許也歸舟阻凍鄭家口值淮陰大叅丘公卒於家大叅公僕婦翁也其碑銘表傳之文侍講曙戒等求先生撰其一俾得必傳於後

又因僕嘗學文於先生遂屬僕爲狀以先之狀內皆實蹟不敢自欺欺人况欺先生乎伏冀鑒俞不宣

與朱竹垞檢討索園記書

小兒歸知足下許作縱權園記甚喜甚喜待二年之久不得淡爲缺望因念古之以第宅園林傳者謝之東山裴之綠野韓之畫錦其最著已王摩詰之輞川柳子厚之愚溪元次山之唐亭傳以名勝也杜少陵之浣花艸堂司馬君實之獨樂園邵堯夫之安樂窩蘇子瞻之雪堂不過一丘一壑而亦傳者豈不以其人哉王根之宅樊重之第以富貴傳也而子雲之居淵明之廬亦傳石季倫金谷李文饒平泉以壯麗傳也而仲蔚之蓬蒿滿逕玉川

之破屋數間亦傳許伯之宅無可傳也以蓋寬饒
之言傳陳升之之宅無可傳也以三不得之謠亦
傳是傳之故至不一矣而皆有其所以傳者若縱
權園則古人之所以傳者皆無之也然則縱權園
者其遂不可傳耶曰傳之以文而已古人之以文
傳者庾信之小園沈約之郊居劉峻山棲之志是
也而僕之文不數子若也則又何以傳耶雖然李
愿盤谷以昌黎序傳何將軍山林以少陵詩傳真
州南園以永叔記傳固不必其自爲之也此僕所
以汲汲於竹垞先生之文也惟先生畱意焉

與丘季貞檢討

辱手書以京師所刻岳父行述相示不勝哀
感又屬某爲狀某何足當此然岳父孤行一
意不近聲譽罕爲世人知而潛德宦蹟實有
人所難能者可必傳於後某知之有素敢以
不文辭耶歐陽公曰修文字簡略止記大節
期於久遠難滿孝子意又曰言以載事文以
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蓋孝子之
心所以揚其親者巨細皆不忍遺倘言之不
文則行而不遠雖詳無益也近世士夫家多

不講論於此雖李文勤葉文敏不免此厄可
痛也陳大司空曰我輩不可不早自爲計其
言亦可味乎來書云所刻行述視原本不無
脫略真孝子用心也然簡質有法非他士夫
家可比狀規模於此而摹寫視爲詳贍又有
行述所無並原本所無者亦爲載入蓋得之
親炙者淡也其官階始刑部主事豈以戶部
爲南渡時所授耶而權關則

王師下江南後事何得削而不書某於登第後書
授戶部主事不紀歲月而追敘撫六合事將

權滸墅關並司北湖圖籍一並帶敘庶免脫
略姻婭氏族狀例不備書殤子似不宜書故
削之荒村中無所考訂希酌之餘悉別柬

與張邑侯書

敬啓楊郡丞燝生子二長曰朝竣次曰僑陞朝竣
已故妻張氏出僑陞妾劉氏出朝竣於三年前自
刎而亾遺孤二長曰鈺妻陳氏出次曰錦妾苗氏
出茲郡丞君卒遺一子二孫皆不滿五六歲而三
孤之母皆不滿三十歲煢煢呱呱真可痛也郡丞
君存日曾立忠孝二券分定產業今聞且付之祖
龍矣最可異者郡丞君有妾衡氏無出聞其夫尚
存今親族立券留衡氏而以苗氏之子爲之後俾
苗氏改嫁焉嗚呼異已衡氏不應留者也苗氏不

可去者也留有夫之妾而去有子之母是誠何心哉且夫去苗氏者陳氏之意也親族逢迎陳氏之意也陳氏既視庶子之母爲眼中之釘不將視庶出之子爲儿上之肉乎恐母在則子在母亡則子亡矣老父母兩間正氣一邑慈母敢合詞奉聞乃疾痛則呼父母之道某等誠不忍楊郡丞衰薄之門祚復邁此風雨之飄搖也仰祈崇鑒俯賜明斷楊氏幸甚公論幸甚

與雲漸

胡氏園雖圯廢而水田數十畝宜荷芰畦圃間可種梅數百株余十五六時過其地輒生歡喜去歲售於兒輩頗愜素志常念棲遲一官無歸期或遂已老不獲登眺吟諷之趣又汝年漸高多病或遂不及待每神傷焉余雖客長安築一峰艸堂疊石爲山穴地爲池構小閣望隣樹茂密植海棠紅梨朱藤丁香碧桃諸樹門外卽花市收雜卉奇葩增藝坡阜間退直之暇手自灌溉不乏佳趣今春闢鄰園地踰十弓山桃梨杏之屬各二十餘株花時

望之如雪似觀梅鄧尉此間惟梅與藕不可得有
詩曰最難忘處梅千樹苦憶歸時藕一池今既去
官年力尚壯汝病漸愈興復不淺負林泉之癖獲
林泉之年林泉之伴此天厚我以林泉之福也可
艸艸錯過乎歸期尚須數月而種樹難遲晷刻前
書已諄切致懇再寄白金以兩計者二十爲買花
資大約我輩棲遁之地須有山林氣不可有園亭
氣也至臨湖荒田百畝長湖萬頃乃天生奇景未
可辜負先種柳千株餘俟歸來另有丘壑得隴望
蜀得毋貪乎一笑

劉太宜人七十徵詩啓

粵惟劉氏系占濠州爰際明時籍移淮浦若奮若
建世傳孝謹之風如韋如平代著簪纓之盛登宦
牒者五代列科名者七人炳炳麟麟家珍濟美雍
雍肅肅閩則揚休劉年伯母王太宜人者禹度年
伯之配文起价人兩年兄之母也閨傳畫雉族號
珥貂幼卽端莊疑承胎教長而嫵婉遂擅女宗柔
嘉允之子之宜淑慎卜家人之吉兼之銘椒賦菊
居然林下之風况乃說禮敦詩不愧房中之譽辛
勤佐讀晨昏常伴麟編稠疊受封伯仲悉稱犀角

欣逢斯地獲邁懿規淡幸良朋奉茲壽母間嘗遠
稽女史因而博考母儀介介孤貞節逢奇而乃著
劬劬令範境歷苦以知甘黃鵠興歌柏舟寫怨和
熊太苦畫荻多艱他如馬磨牛衣並傳曩冊又若
斷機截髮備載殘編雖云今古美談未曰家門盛
事若太宜人者德偕福以雙高夫兼子而倍盛年
伯則學根體要行砥端嚴上苑看花巖疆製錦登
危叱馭涉九疑六管之鄉入境鳴琴集三異百城
之譽迨夫報政循卓蜚聲遂乃量移邗畿待治文
起則名馳藝圃賦就瓊林需次清華蔚柏府梧垣

之望承歡里閨修冬溫夏清之儀价人則早歲飛
騰中年津要冰心試士網應圖驚代之英金鏡典
銓喙種棘設籬之陋父子俱揚淑問良由左右之
功兄弟並列賢科共沐勤劬之教是所難耳更有
慕焉寧馨既已鴻騫雲初尤多鵠峙生珠生玉信
矣非虛公望公才復又在此不減烏衣巷裏寧誇
粉碓坊邊而太宜人雅尚持盈貽謀崇儉機絲軋
軋年漸老以猶勤裙布垂垂家縱豐而未改和戚
黨仁婢獲總屬禎祥親浣濯嗜藿鹽無非聖善尤
可紀者頻周鶉衣鵠面之人良亦奇哉不惑白馬

青牛之教允媿梁家德曜洵齊桓氏少君茲值古
稀恰逢上巳桃源洞口最喜花開蘭渚亭邊尤欣
賓至^某等誼同猶子歡非面交投膠贈紵多年拜
母登堂有素操觚揚觶競向筵前擘脯擎瓜願隨
客後覩茲令則宜賡揚竑之篇竚乃鴻文用展岡
陵之慶謹啓

約諸弟姪爲李箕雪治終事啓

箕雪諱乃綱高郵人父諱化民天啓壬戌進
上歷任嘉興知府

李先生箕雪者簪纓世胄嵇阮名流家邁滄
桑性耽文史貧過杜甫囊鮮一錢才等鄭虔
藝兼三絕早年落拓寄騷屑於樽罍晚歲蕭
疎舒性情於毫素僧舍送半生日月醉鄉消
萬古悲涼乃今代之聞人亦吾家之世好茲
值彌留之際尚艱屬續之資雖達比劉伶任
彼埋矣然義遵

孔聖於我殯焉同此初心襄乃後事

真如獲寶辨

唐刺史鄭輅寶應錄云開元中有尼曰真如家鞏縣其行高潔遠近宗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忽有五色雲氣自東來雲中有人以囊授真如曰寶之勿言也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真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夜真如見二人皂衣引東南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鮮肅皂衣者指之曰化城也一人衣碧衣戴寶冠號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為諸天命真如進旣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入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人曰莫若以神寶厭之又一人曰當用第三寶又一人曰今沴氣方盛穢毒疑固第三寶不足勝之須以第二寶授之則兵可息亂可靖也天帝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旆進於天子復曰前授汝小囊有寶五人臣可得見今者八寶唯王者宜見之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

而復令皂衣者送之翌日真如詣縣攝令王
 滔之以狀聞州州得狀會刺史將行縣以狀
 示從事盧恒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怪甚亟
 往訊之恒至縣召真如欲以法加之真如曰
 上帝有命誰敢廢墮且寶非人力所致又何
 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恒其一曰元黃天符
 形如笏長可八寸餘濶三寸上圓下方近圓
 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栗澤若凝脂辟人間兵
 疫病氣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王
 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
 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雕鐫之狀王者得
 之則五穀豐稔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
 玉也徑六寸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
 色光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恒曰玉信玉矣安
 知寶乎真如乃悉出寶盤向日照之其光皆
 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恒曰寶蓋天授非
 咸異之翌日旆至恒白旆曰寶蓋天授非
 事也旆覆駢無異嘆駭久之旆曰寶蓋天授
 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府欲歷視之真
 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入寶

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雞卵光色瑩
 徹置之堂中光如滿月其二曰紅鞋鞞大如
 巨粟赤爛若朱櫻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
 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環玕珠二枚長一寸二
 分其四曰玉玦形如半手其文缺一徑可五
 寸其五曰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
 寸著物則形見其六曰金似銀又類熟銅
 寸其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
 其七曰雷公石斧二枚斧形長可四寸濶一
 寸無孔膩如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
 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月其所厭勝之法真
 如皆秘不可得而知也圓為表欲奏真如曰
 天命崔旆進達若何圓悟而止旆乃遣盧恒
 隨真如上獻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
 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南山入關以
 四月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視寶促
 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為皇太子今上天賜
 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寶愛之代宗再拜
 受賜以得寶之故即日改為寶應元年上既
 荅天麻乃升楚州為上州縣改為望縣改縣名
 帝日集寶應志

安宜爲寶應焉刺史上進寶官皆有超升號
真如爲寶和寵錫有加自是兵革漸偃年穀
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應之驗符也真
如所居之地相傳西域胡人過者莫不望其
處而瞻禮焉

邑令葉公燮指真如獲寶事斷以事之必無比於
新垣平玉杯王欽若天書持議可謂正已雖然有
說焉考唐史肅宗欲以建寧王倓爲天下兵馬元
帥李泌曰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使廣平爲吳太
伯乎引太宗上皇故事爲鑒乃以命廣平王倓是
帝之愛廣平不建寧若也迨張良娣有寵與李輔
國相表裏建寧被讒死泌辭去之夕始白其冤帝

泣下曰既往不咎朕不欲聞泌曰臣非咎既往願
陛下慎將來耳是泌深知良娣之善讒而廣平之
難安也良娣旣爲后生與王倓纔數歲帝欲以爲
嗣賴李揆言始立倓爲皇太子是后始欲立倓繼
且欲廢倓以立佖可知也崔圓者太子少師也真
如獲寶時圓出爲節度使意者圓授意崔佻佻假
手真如詐爲瑞應安太子也帝獲寶方寢疾促召
太子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
州天許汝也宜寶愛之是太子危而能安者寶有
力焉帝彌留后召太子誅李輔國太子不可后召

越王係伏甲士長生殿後用帝命名太子程元振知其謀止太子入以兵送太子飛龍廡嘻危矣曩使太子從后命以兵誅輔國又將以誅輔國者罪太子激怒帝矣帝未彌留以前讒構何所不有非獲寶之祥誰能安之謂真如十三寶卽子房四皓可矣豈得以新垣平王欽若例之哉又唐史稱帝頗好鬼神太常少卿王瓌依鬼神求媚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帝悅之以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故崔圓等窺瞰帝旨爲此舉耳不然十三寶者美玉也旣非降自天上又豈辦自民間非太子孰能有此寶哉

孰能有此寶哉

耿給事傳

耿隨龍字

滑縣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寶應

知縣時邑數遭水災民貧甚隨龍察民所最患苦者曰坊長曰里長曰厥頭坊長者凡諸大吏往來及賓客送迎餽遺供頓陳設之具皆任之里長者凡地丁銀完欠收解皆任之厥頭則里長更番爲之漕糧之完欠收兌皆任之隨龍盡罷歸農民困大蘇邑瀕湖歲派夫三百四十名隨龍請官銀募夫歲省民白金以兩計者數千故事河工採辦物料僉富民充之曰耆民多賍累隨龍悉令官辦民

得無擾他如革官農燈夫諸善政民皆以爲便請於督府勒石著爲令貢士劉孟夏者家貧無子隨龍曰善人可無後乎因爲置妾又嘗治宅一區居貢生丁珠立生員姚曰謙朱纁介後流人陸科葛山皆給銀俾贖其妻以歸年滿三十不能婚嫁者給以貲若王敬朱友曹整陳和季春汪玉學陳全王隱等凡四十餘人冬則訪老而貧者二百餘人日給米一升安平驛充徒者歲給銀十兩治絮衣凡治寶邑五年日以除民不便爲事民皆被其澤旣考選戶科給事中會朝議開周橋閘護陵隨龍上疏陳不可狀事得寢其不忘寶邑如此迄今百餘年而革坊長里長厥頭諸善政民猶食其福焉以故謳思之至今

聞人御史傳

聞人詮字邦正餘姚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寶應知縣會歲旱漕渠水涸督漕都御史閉閘洞令嚴甚詮不奉命曰民命是甦雖獲罪何害旱遂不爲災邑有湖患欲開越河避湖險數請諸大吏不果行以治行擢御史上疏略曰臣昔令寶應見南臨巨湖延袤三百餘里風浪險惡防岸屢崩軍民糧運等船輒見覆溺高郵寶應興化泰州鹽城等州縣土田恒苦滄沒新興等十場鹵地亦被漂沒潰決甚易而修築甚難每當一決之時動有千金之患

正德年間修壞塞潰經費不下數萬餘兩其沒溺人船荒棄田土蓋又不能以數計也臣重念民艱深慚尸素因求所以拯救之方迺知高郵舊時亦多湖患弘治年間刑部侍郎白昂開越河一道計用工料價銀四十餘萬兩比時若爲勞擾迄今稱爲康濟此州之民獲遂更生者數十年矣今寶應與之接壤受患相同而興利之功獨異節經管河郎中陳毓賢等相繼具題詔章拯高友璣楊宏等官相視開築撫按諸臣遷代不常守土之官僥倖無事遂因循廢閣久而無成臣與先任揚州府知

府易瓚等經畫估計約工料等銀九萬七十餘兩臣猶自度土木工程非浪估可計其數迺鳩集百夫試築一方合用人工樁木磚石灰料等項俱以一起十積算引伸共計用銀四萬三千三百兩零蓋已減于原勘之半而視昔日康濟河之功僅十之一耳今又逾二年仍復未見舉行伏望軫念一方之害早爲先事之防勅給兩淮餘鹽銀兩差司屬官一員督理興工庶事不至因循而功業可期必集矣朝議從其請寶邑越河之開詮之功多焉詮少游陽明先生門督學南畿與諸生講學以劾

吏部尚書汪鏊廷杖削籍終於家

李中丞傳

李涑字

雩都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寶應知縣

時倭燹之後繼以水患田日荒蕪涑招有力者墾種開牖濬河以濟農事王野鄉荒甚分其糧於三十里俾無偏累腴田悉歸他郡豪右涑曰田我田役我役差徭無曲貸焉又請於上官題允停徵者三年民力漸紓他如增直募夫治隄工易塘老爲淺官民德之甚深凡治寶邑七年擢戶科給事申論大學士張居正不宜墨衰充大婚副使禍且不測猶陳寶邑水利五事後轉山東僉事歷應天巡

撫都御史

歸田集

陳知縣傳

陳燧字

山陰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寶應知

縣時淮水漲泗州爲陵寢患朝議開周橋十餘丈
洩淮水戶科給事中耿隨龍愕曰如此則無高寶
矣上疏陳不便狀帝遣工科給事中張貞觀相視
形便燧繪圖獻曰寶應彫疲全因水沴國家命脉
寶藉漕渠計根本則祖陵重運河亦重論墊溺則
泗民可憂高寶亦可憂也縱不得後祖陵先運道
亦豈以病泗州者病高寶哉寶應濱湖小邑運艘
必經之區汜光白馬諸湖但遇水溢小則滄沒田

歸田集

寶應志

舍大則潰決堤岸故築高堰所以障淮水全運道
衛民生也堰南四十餘里爲周家橋舊有小溝濶
丈餘深二三尺伏秋時水從此溢出高寶之民嘗
請障之今欲開十餘丈而深一丈五尺不幾以高
寶爲壑哉夫淮出清口與黃交會拒黃之不內灌
者全力勝也且借淮之清減黃之濁并黃入海而
不甚淤焉若周橋開淮從中洩勢分力弱黃必乘
之濁流日淤清口而全淮之水將注之湖矣彼其
浮天撼地沃日蕩雲之勢豈一線堤所能障乎况
周橋地勢峻聳踰高寶遠甚而興鹽及各場竈則

下而又下者也水擊隄齧潰敗四出卽欲力堵安
所措手恐諸州治之困不減泗城而運道鹽場從
此壞矣江南糧儲何由轉輸百萬鹽課何由煎辦
九邊軍餉何由取給此周橋之萬萬不可開也近
議張福口堤長口隘弛二百丈而縱令出水是亦
洩淮之一術哉如謂開周橋十丈而水洩弛張福
堤二百丈而水不洩者無是理也但洩之遲速視
河之高下今黃河底高一遇水發淮黃相映欲洩
淮流而不分殺黃水豈能驟消淮漲哉故所稱老
黃河者今日所宜亟開也當事者誠察於淮水受

病之源由河強而淮弱於淮黃未會之處分河而殺黃強河既分弱淮稍振不必治淮於淮而治河於淮庶幾黃不外遏淮不內漲泗城可保祖陵可安而運道民生各有攸賴矣或謂河不兩行支河一開正河必奪是矣然以今日計之特患其不奪耳使河自河而淮自淮豈復爲祖陵之患耶至泗城故址原屬卑窪城中積水頓難涸洩假令異時霖雨如昨卽開周橋未必能減泗民之困也夫利一州而害數州縣仁者弗爲况利者未必利而害者立見乎會河南主事黃曰謹亦以爲言議遂寢

煙繼耿隨龍後治行卓犖見稱於時嘗入鄉賢祠欲撤陳琳位亦可知其爲人已

孫給事傳

孫蕙字樹百淄川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康熙八年授寶應知縣先是官茲土者相繼貪殘歷十餘載雜派視正供數倍邑富人盡貧至是黃決黃家嘴淮決高堰翟壩湖水洶湧浩瀚高郵破清水潭寶應亦破力清溝田廬盡沒於水民貧殆不可狀蕙惻然傷之欲首除雜派吏持不可蕙竟焚其籍歲省鉅萬計自淮水不出清口黃復躡其後漕渠入濁流淤墊歲徵夫七千二百濬四十日糧艘乃行蕙

不忍役夫七千二百濬以千人屆期工不如法河道都御史羅多怒將劾蕙淮揚道副使張萬春勸以賄營救蕙不可當是時邑人德蕙甚懼蕙遂被劾去也環都御史郵署號泣聲徹天地都御史出呼號者幾萬人所過巷陌填塞馬不得行都御史心動給日工六日成貸令邑人信爲然爭趨赴畚鍤一夕之內城郭村落遠近至者計二萬人三晝夜工成都御史驚喜蕙因此譽望大著先是明設倉鳳陽食護陵兵邑歲輸米千六百石實倉號

鳳米焉道遠又涉洪澤諸湖邑之苦茲役也三百年矣

國朝罷護陵兵而設倉如故淮兵之護漕者給倉中米米旣由淮達鳳陽兵復自鳳陽支米運歸於淮兩不便蕙請寶邑鳳米解淮食淮兵漕運都御史帥顏保淡然之會工科給事中李宗孔亦以爲言帥顏保遂上疏如蕙請米得免解鳳陽故事兵船縶夫每跼銀一錢一分奏銷畢乃給或遲至一二年民不被實惠又兵船未至時先期齊集衆夫閉公署及祠

廟中暫者數日久之者數十日不得治生業婦子朝夕餉餽粥奔走充塞於道以故募一夫民間費至一二兩不等三藩叛後舟師尤數數過蕙察驛設水夫陸夫及各行夫之屬可六七百人借庫項先期如額給以銀不足在城責鄉約在野責保長募於十舖三十六莊亦先期給銀如額不齊集不閉公署祠廟中治生業如故民既受官銀兵至亦無敢後期者是年兵數十過里甲無擾焉是時上官餽遺有常額或且苛額外蕙獨無餽遺上官始

見惡旣而察其果廉也意解更稱譽之布政使慕天顏尤器蕙蕙請於天顏曰清水潭未塞高寶諸邑田沒於水者冬春暫涸夏秋沒如故縱他日堤成不沒而溝澮阡陌廬舍盡壞又菱芻萍荇之類暢茂填擁芟除視墾荒尤難須三年起科廣招徠勸開墾流移者庶有復業日耳會天顏入覲奏蕙語

上許焉十餘年淮揚之民沐

皇仁浩蕩而天顏及蕙亦頌之不衰蕙治寶邑六年專以愛民爲急不自計利害升沉如革馬

廟中暫者數日久之者數十日不得治生業婦子朝夕餉餽粥奔走充塞於道以故募一夫民間費至一二兩不等三藩叛後舟師尤數數過蕙察驛設水夫陸夫及各行夫之屬可六七百人借庫項先期如額給以銀不足在城責鄉約在野責保長募於十舖三十六莊亦先期給銀如額不齊集不閉公署祠廟中治生業如故民既受官銀兵至亦無敢後期者是年兵數十過里甲無擾焉是時上官餽遺有常額或且苛額外蕙獨無餽遺上官始

見惡旣而察其果廉也意解更稱譽之布政使慕天顏尤器蕙蕙請於天顏曰清水潭未塞高寶諸邑田沒於水者冬春暫涸夏秋沒如故縱他日堤成不沒而溝澮阡陌廬舍盡壞又芟芻萍荇之類暢茂填擁芟除視墾荒尤難須三年起科廣招徠勸開墾流移者庶有復業日耳會天顏入覲奏蕙語

上許焉十餘年淮揚之民沐

皇仁浩蕩而天顏及蕙亦頌之不衰蕙治寶邑六年專以愛民爲急不自計利害升沉如革馬

戶官農裁并更夫解役及糧單供頓支正項諸事亦歲省千餘金有喬樂吾者富饒年八十餘住柘溝隣莊郭某聚盜劫之是夕樂吾飲他所醉未歸盜無所得因心恨之郭某以他案發誣樂吾同爲盜按察使陳秉直檄捕樂吾蕙知樂吾不爲盜懼且驚而死也匿檄以百口保樂吾秉直不可蕙始召樂吾具告以故俾赴訴臬署秉直入蕙語又見樂吾老甚遂白其誣生員湯輝祚之僕有女嫁喬華楚與輝祚對門居有郤華楚男投充旗下挾

旗主至邑指有貂裘一金爐一及他酒器衣服藏輝祚家擁輝祚入縣署勢張甚蕙執華楚父子各笞之五十且上其事旗主懼遁去淮揚道副使張登選詢寶邑富室某某蕙正色曰此非公所宜問登選慚而止其抗直無所阿避多此類十五年以卓異擢給事中十九年補戶科尋轉掌印給事中上疏論優人錢永祖澤淡弄兒石渠不宜官縣令又上疏論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官不宜用任子上澁然之語閣臣曰蕙可謂言無妄發者已後有

薦錢永卓異者以曾被蕙論劾

詔不許又上疏陳秦省運糧苦請免間架稅

詔從之豁者至數十萬二十三年以憂去遂卒於

家蕙爲人強直濶略談論侃侃客有所請託

恒不能出口而止官寶應時邑人鄒之璜擢

給事中歸蕙不肯有所屈至文學士若陳鈺

喬出塵王潔劉中柱輩則降氣訂交慶遠知

府趙開雍瀕危蕙視之開雍有所囑蕙曰公

此時奈何及此等事開雍卒蕙哭之哀恤其

家者甚厚蕙試士拔第一凡五人多相繼飛

騰人以爲盛事五人者郭知州昂王舉人康
王拔貢式丹葉秀才偉劉黃門國黻

余知縣傳

余增遠字若水山陰人崇禎十六年進士蒞任甫數日知國祚將傾挂冠歸隱稽山門外渡東橋下偕妻子躬耕而食初李自成之陷京師也兄煌以修撰家居肅衣冠再拜投橋下死增遠不復渡此橋結屋三楹不蔽風雨長吏無得見者或拜門外以去

朱叅政傳

子川藩附

朱應登字升之凌谿其號也弘治十二年進士年
才二十三國初文學士皆元人迨制藝取士風雅
多非所習至是則何副使景明李副使夢陽崛起
北地江南文士相應和者顧尚書璘徐博士禎卿
迨應登三人而夢陽尤推許應登其文刊脫近習
以秦漢爲法其詩追風雅宗沈宋海內翕然稱之
是時劉文靖健當國謂翰林者他日執政也不宜
崇尚詞華者居之雖李文正東陽同在政府爭之
力終不可奪以故凡號文學士皆不得入翰林應

登遂授南京戶部主事應登雖文人然精於吏事
知延平府多善政楊一清爲吏部尚書擢陝西提
學副使初一清居是官建正學書院應登拔秦士
高等者聚其中出所藏書研討多所成就應登才
華彪發或當人落筆一掃千言旁觀奪氣宴次賦
詩在坐者竟日不得交一言故一時僚友見妬飛
語騰起遷雲南叅政實忌者投之荒裔也乞骸得
請年五十卒於家弟應辰亦工詩子曰藩名尤著
曰藩字子价號射陂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烏程
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歷禮部郎中出知九江府

曰藩居官慈緩以廉見稱性嗜古文辭未嘗以官
事相奪令烏程時工部尚書劉麟結社菴雲間曰
藩從之游幅巾觴詠人不知爲邑宰也官南都少
事益博涉羣書詞翰傾動海內日與何元朗金在
衡輩選勝徵歌命觴染翰一時傳爲美談治九江
時歲饑賑貸多所存活新濂溪書院課諸生會景
藩之國鉅細悉經畫因病不支卒於官時御史桑
喬寓九江紀其喪爲文狀之歸舟載圖書數麓而
已楊修撰慎評定其詩得七十四首比唐人篋中
集錢尚書謙益論次明詩謂曰藩承襲家學取材

文選樂府出入六朝初唐其見推許如此曰藩自
其曾祖瓘以博學聞於時祖訥著江陵集父應登
凌谿集及自著山帶閣集尤傳於世叔應辰著淮
海集子方中著鏡心樓集文學萃於一門藝林盛
事云

仲通政傳

子本附

仲蘭字維馨其先世某仕元爲醫學教授因世其
業伯景術尤工天順初詔徵天下名醫景與焉奏
對稱旨治疾輒痊可遂親幸授太醫院院判賜金
帶示寵異焉成化時景侍便殿帝問諸子中誰繼
業者景奏曰臣子無堪任使姪蘭工醫術書法尤
善帝謂景舉姪不舉子嘉焉卽授蘭中書舍人會
景卒蘭入太醫院歷院使加尚寶寺卿進通政使
司右通政掌院事如故寵遇恩賚視景殆又過之
蘭雖以醫顯於時而爲人倜儻遵禮法會上疏陳

時政出入禁闈多所獻替一時賢士大夫交好最衆若劉忠宣大夏李文正東陽王文恪鏊楊文忠廷和多賦詩褒美家居時考訂典制建祠祀其先人祭儀悉如古禮事母孝又讓產諸昆季鄉人稱之子本棐皆舉進士本歷官陝西按察使棐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禮部主事早卒子承祚嘉靖丁酉舉人本字與立弘治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謫汝寧通判以憂去補嚴州同知擢廣西僉事再以憂去補河南遷陝西副使進按察使謫兩浙運同尋革職嘉靖御極恩以按察使致仕本爲人木彊執

法無所阿避在刑部時尚書何喬新剛介司屬少當其意獨器本大獄多屬本裁決河南知府某憑藉輿援貪橫甚本發其奸漢中盜起本提兵勦平之寧夏宗藩告變本倡義撲滅旬日遂定其亂是時劉瑾竊柄擅威福秦人也宦於秦者尤爭附之本絕不與通遂坐誣構左官旣歸田里築小山植松桂歲釀酒百餘斛供飲客不與戶外事顧尚書璘名其山曰高風山爲文記之子八人承慶以歲貢官藩藩經歷承嘉以歲貢官宿松教諭承祐子言永嘉靖乙酉舉人官泰安州知州仲氏以醫術

歸田集 仲二
被恩遇子孫科第累世不絕邑中望族也後中落
至在廷家貧力學垂老誦讀尤勤邑人受業者甚
衆張孝廉寅喬侍讀萊門下士也子二以懿以嘉
俱有才名以嘉康熙二十四年進士

張戶曹傳

弟旦附

張習字子翀嘉靖二十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
中督餉宣府宣府距京師不三百里巨商豪賈持
權貴書至爲奸利法不行習嚴絕之大爲更張塞
占窩之途裁後時之券嚴互察之法公召報之輸
一時邊餉頓充會領軍把總某有罪習不肯阿縱
遂中蜚語謫解州知州習曰親民官我素志也今
獲遂矣到解卽詢瘡痍平徭役遇事颺發案無滯
牒未一年卒於官先是習督宣府餉時弟旦亦督
餉大同兩鎮相望號北門雙鑰云旦字子明嘉靖

十四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戶部員外遷郎中督
餉大同會邊兵以餉匱鼓譟將爲變旦上疏略曰
軍士者所以固疆圉張撻伐也無事則屯戍要害
分守亭鄣騎往騎來近探遠哨終夜擊刀斗不得
安枕有事則挺戈躍矛殊死與敵鬪不憚以其身
膏原野或累月不得解甲而介冑生蟣虱亦勞苦
甚矣今乃使之饑餒困頓尪羸偃偻垂泣相視枵
腹候望此大不可何則饑鷹不可以搏霄疲馬不
可以驤塊也卽諸道飛輓數千里仰給太倉而大
司農往往告匱非所以揚國家之美而懾讐敵人

也夫尺籍定數也士必健銳完計也軍中約法成
畫也月廩恒期也司馬按尺籍虛則怒見卒疲頓
不任干戈則怒令下不如令輒決之獨奈何嗇其
廩後期不以給乎且也大同卒素驕悍往事可鏡
戒今固已環集幕府嗷嗷待哺脫致紛紜則邊事
去而國體虧矣疏入詔戶部卽給一月糧更額外
加芻豆若干軍士始帖然歸伍帝嘉郎中能賜白
金綵綺故事去任時支白金以兩計者于治裝號
無碍銀旦不受尋擢山東叅議謫荊州同知遷四
川保寧知府再遷雲南兵備副使再遷四川叅政

以憂歸里旦爲人澹泊自守居官以廉見稱不肯逢迎干進大學士嚴嵩柄政旦爲門下士不與通以故歷宦三十年不得致華要且數數走僻遠瘴癘之鄉家居淳謹偕所善集家園湖村栩栩自得不干與外事時倭寇江淮間邑建城民多驚恐避去兵備副使劉景韶主官建議民得無擾旦有力焉旦先官保寧時有僧擁厚貲人利其有也誣以罪至死旦雪其冤僧德甚然不敢有所餽遺旦將去僧以銅佛三獻旦母後子孫逋邑人徐某銀償以佛佛本黃金徐因富厚累世旦去雲南時故所任把總汪輔以金器爲贖旦怒曰謂汝賢任汝汝爾爾耶輔泣下送數百里乃去旦旣卒子孫貧甚鄉人嘗言陳琳崇祀與臧陳並列而後湖先生不與事不平後湖者旦別號也四代孫寅伸皆以文有名寅舉於鄉魁其經今吏部侍郎李振裕曾受業於寅振裕官侍講時提督江南學政旦並兄習皆得崇祀鄉人快之

朱副使傳

朱嘉會字亨之弘治十五年進士時年二十三觀政都察院晨夕讀律令有疑輒講貫焉授東昌推官諸大吏少之試以難決獄嘉會日披案牒口鞠辭手援筆立判悉得其情有李氏女訟亡夫有金匿父處無左久不決嘉會曰無富女誣貧父事父慚出其半償之有以女字某氏未婚先歸某家未幾亡去父訟其舅以私箠殺女嘉會鞫他尼僧事得此女一時以爲神異擢兵部職方主事進員外改監察御史轉廣信知府初巨盜嘯姚元洞肆剽

掠久之衆數千人擅號攻城邑劫府庫縱囚嘉會至罷一切文法專意辦賊富者出粟貧者任城守習戰鬥又募徭土兵出不意擣其虛賊稍稍引去明年勢益張出境寇徽州衢州朝廷遣大軍撲勦嘉會匍匐兵馬芻糗間事集民賴不擾亂定歲大饑上疏蠲田租十之七又發帑賑貸又除民不便十餘事民德之甚深擢辰沅兵備副使尋卒年三十有八大學士費宏編入循吏傳祀名宦焉初朱氏以武功顯於元賜田寶應之界淘溝洪武初武畧將軍華美因徙家焉子溥官綿州同知孫昱爲

貴州司獄曾孫孔華歲貢生卽嘉會父也世登宦牒至嘉會乃顯嘉會卒後凡一百七十一年六世孫展始舉於鄉

劉職方傳

劉永澄字靜之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善病改順天
教授遷國子監學正以憂去免喪陞兵部職方司
主事未任卒年三十七永澄爲人清嚴勵廉隅憂
國家雖官閒曹日討論累朝典章名臣言行凡六
曹九邊職事掌故形勢阨塞迨兵馬錢穀之數皆
得其要領是時顧端文憲成講學東林永澄從之
游與高忠憲攀龍劉忠端宗周文文肅震孟友善
永澄卒震孟爲之狀攀龍誌其墓宗周著淮南賦
弔之宗周又請於朝謚永澄又上疏有曰東林者

先臣顧憲成講學處也從之游者高攀龍劉永澄最著永澄所著緒言離騷註多散佚震孟蒐葺行世又嘗遺書永沁曰吳中近有周順昌乃靜之一輩人宜拭目俟焉永沁者永澄弟也永澄官庶寮早卒未及展繚抱什一觀諸賢推許永澄者則永澄爲人可知已永澄年八歲時讀文丞相正氣歌設位晨夕拜居母喪三年獨處於外座主李廷機爲禮部尚書奉詔條弭災數事永澄規以開言路語切直大學士沈鯉器永澄數諮時事因引狄仁傑處張昌宗張九齡處李林甫故事明君子決小

人之道權奸聞而惡之督漕侍郎李三才雖與東林諸正人親善然性豪侈供張陳設之具甚盛聞永澄來盡撤之其見憚如此永澄旣卒久之宗周官左都御史震孟官大學士過其廬必召弟永沁子心學嗟嘆慰勉留數日乃去

陶舉人傳

陶成字懋學成化辛卯舉人時天下承平久文網
濶疎孝宗繼之賢士大夫遍中外尤尊禮文學士
以故祝允明唐寅輩跌宕踰矩矱成負異才工詩
畫篆隸書號雲湖仙人睥睨公卿間雖當路強有
力者視之蔑如也然程學士敏政稱其當作意處
沁沁類處于拂士非他才士比成又嘗歷居庸關
踰上谷入雲中覽山川形勢險易考戰守得失訪
退校老卒以可喜可愕可頌可罵之事蓋是時國
家無事所重惟邊防成注意及此有大志迨久不

利公車不肯就一官又負其異於衆者因輕世肆志焉成雖工詩及篆隸書畫尤工甚隨意作山水花鳥人物逼肖南宋人得其畫者奉若拱璧然非可求而得也嘗入郡寓某氏園會芙蓉茂甚繪十數紙付主人主人出銀盆以贈成怒索畫盡焚之又嘗偕姪倩朱應登會試距期僅五日買輿至張家灣看丁香花與主人飲歡甚留數日遂不與試應登中式繪丁香爲贈其怪癖多此類邑人鄭本刁銳摹成筆意皆有名於時本字如淵銳字雲江

吳處士傳

吳敏道字曰南萬曆三年歲貢敏道雖老於諸生而才名籍甚王世貞序其詩比於朱參政應登父子且兼有其長敏道旣不遇築清隱草堂與劉教諭孟夏觴詠自娛號南華山人其時官淮揚間諸長吏多折節下交邑令耿隨龍尤敬禮敏道良辰載酒登松岡或泛舟湖上必與俱又數數過草堂敏道終無所干請隣人某有罪將鬻女以贖敏道不忍出所有粟三十斛與之隨龍聞而曲貸其罪女得不鬻敏道爲人孝謹與人交循循自下無文

人睥睨態一時鄉先生行狀邑有大興除及賢公
卿建祠勒碑紀載之文多出敏道手邑之名勝園
林野老逸事亦於憑弔贈荅諸詩有考焉嘗剖股
愈父疾館郡守署中憶母製三湖曲鵲飛曲其辭
爲人傳誦又讓田於弟弟鬻去爲更治云孟夏字
化光官潛山教諭

鄒給事傳

鄒之璜字爾佩順治五年恩貢康熙二年授
荏平知縣八年擢給事中需次京師會編修
陳志紀上疏論諸督撫貪婪不法狀引第宅
園林歌舞之盛爲據

上初是其言俾指名是時諸督撫之歸京師者懼
甚各營救周有德巡撫山東時戶部郎中陳
凝祉持志紀書刺往謁有德遇之薄凝祉者
志紀父也至是懼志紀怨已屬給事中李宗
孔御史季振宜及之璜居間解其事志紀奏

對時已及有德名不可解撫列郎廷佐張朝
璘許世昌暨有德名以奏

詔廷臣鞠治有德遂發志紀書刺志紀亦陳有德
屬宗孔等營救狀宗孔振宜皆不承獨之璜
不背志紀對曰有之時廷臣怒志紀甚並怒
之璜卽馳奏有德語謂諸臣貪婪無據難坐
而第宅園林歌舞之盛例不應有罪志紀坐
誣罔流寧古塔因請

上親鞫許焉是爲九年五月四日也明日

上御左翼門九卿畢集鎖志紀等入朝士無不股

慄志紀懼甚語錯亂有德等奏辨如廷臣語
志紀不能置詞先是春三月久旱

上禱雨宮中不如輩者數十日振宜宴集世昌別
業觀劇別業隣之璜邸舍以故志紀心識之
至是怨振宜之不助已也奏其事未及指振
宜名振宜歷階而上自言曾觀劇世昌家詢
月日非齋戒時不問志紀益錯亂多蔓引賴
上仁明皆不問之璜懼與志紀俱流也更奏官荏
平時有德歲勒取驛遞銀若干兩有德辨語
滿語

上曰汝滿語鄒之璜不能折汝矣因下法司按驗
年餘奏有德無是事之璜削籍

上曰有德有是事遂亦坐削籍初侍讀學士熊賜
履於輔臣時上疏陳時政被恩遇詞臣因多
上疏言事至是左都御史艾元徵上疏禁詞
臣言事著爲令戶科給事中姚文然上疏停
鎖禁朝臣例亦自此始志紀字雁羣秦州人
己亥進士之璜與凝社同貢交至淡志紀疏
之璜實與聞因被其株累云

李舉人傳

李藻先字輔臣茂英子也爲人美鬚髯善談
笑治山亭池館宴游之具甚盛與人飲一座
盡歡尤喜交游禮部尚書龔鼎孳相善也丁
酉舉於鄉會科場難起藻先與焉

章皇帝怒甚誅戮流竄數十人其按驗得白者陸其
賢沈旋及藻先三人而已鼎孳贈詩有名成
多難後心白

至尊前之句爲海內傳誦家居與郎令秉中不合
會生員范身等十六人訐令諸大吏不欲竟

其事俾令與十六人解仇十六人者驕甚令又謬爲折節漸忘令之仇我也且易視令有中其餌者久之令淡結諸大吏又提學僉事梁儒有舊因諷怨家各仇訐於是盡黜十六人十六人旣被黜有先幾遁去者曰范身曰李翺曰范允晉曰郭沅曰陸垂遠曰卞文豹曰汪觀有身雖遁去而災及眷屬者曰賈名梅曰楊嘉胤有被笞復遁者曰汪景徹其賈名梓王安世陳謨問時行時言陸燦則刑以三木懸以木牌游行市井間朔望笞於泰山

廟一年之內被笞多者七八百少亦三四百初令解仇時居間者四曰張新猷曰張敦元曰張愷曰刁之憑至是並黜之疑黨於十六人也其他事觸忤者及因十六人株累者若卞蕤若趙特晉若王遠若張昭若問孔祚若楊祚昌若范是琦若仲用霖若祁象乾若陳自孔陳愷若王應生若張晃或黜或笞或未黜遂被笞或旣笞更塗面游市被笞者或至再或至三令旣毒諸生快甚益修怨疑藻先指使因訐藻先藻先亦訐令數十事令更窘

辱藻先百端不勝忿忿疽發背卒邑人聞之
數千百人皆嘆息泣下自諸生被禍後私派
之風漸息雖備極慘毒終無一人死者且多
還故物久之令赦罪過縣藻先子郗邀擊之
毀冠裂裳裸體行市井中無完膚乃縱之去

張舉人傳

王巖劉心學喬邁朱四輔朱宣附

張璠字韞仲崇禎壬午舉人自癸未下第後不復
赴公車是時先侍御公遜跡柘溪順天進士梁公
以樟卜居寶應璠嚴事侍御公而友以樟最善以
理學節義相切劘幅巾野服有古逸民之風焉最
後有仇璠者攻璠璠不得已會試至京師同試者
以爲疑問曰先生出處何如璠出憶梅詩相示有
念年留得冰心在一任寒風徹夜吹之句果以墨
塗卷而歸終身不仕是時邑之號逸民者諸生中
得四人焉曰王巖曰劉心學曰喬邁曰朱四輔未

爲諸生者得一人焉曰朱宣巖字築夫少工舉子業至是棄諸生絕意仕進專肆力古文辭其文考據經典模八家矩矱執經問字者踵相接若李推官念慈汪主事懋麟皆學文於巖巖爲人端巖動止語默中程度事母以孝聞凡祀其先人致齋三日獨處於外心學字近思永澄子也永澄卒心學甫數歲賴母韓孺人教育獲承家學而東林諸君子與永澄友善者猶數數過其家規勉嘆息以故心學嗜讀書通曉大義絕意仕進邁字子卓養父之志絕意仕進治池館柘溪博覽羣書於典故多

所辨證尤工五言詩大學士吳公牲賦詩褒美比范粲子孫四輔字監師少負異才於書多涉獵尤諳經濟之學有用世志至是棄諸生交海內悲歌慷慨之士平南王聞其名延致幕下久之知尚之信必叛辭歸人服其智宣字元膺原名克宣以兄克簡貴易今名父爾弼迫之就試碎研遞去宣孤癖嫉俗罕與人交惟傾慕張孝廉璵以詩文相質證璵亦淡推許之酒酣則仰天長號人莫知其故也梁以樟曰甚媿此一小書生璵等旣隱居事鉛槧然璵精研理學邁宣不出戶庭少游覽贈荅著

詩恒不多四輔雖多歷名山水而長在經濟以故
甌木侍樓集邁歲寒堂集四輔鐵輪集宣運甕集
世罕知者惟巖遺稿盈尺已刻者曰異香集曰白
田布衣集流傳於世心學亦編輯四朝大政錄

湯處士傳

鄭在涓施光祖梁如聳附

湯廷頌字欽哉邑諸生也未老棄去放浪泉石間
翛然自遠慕林和靖爲人因自號梅逋藝梅數十
本雜以桐桂松杉畜一鶴馴甚凡讀書飲酒對賓
客入市井皆與鶴俱從鷺林先生游相倡和盈百
餘篇鷺林棲遯白田搜幽人野老爲伴侶梅逋之
外則有鄭處士在涓在涓字九起工詩善畫著述
甚富爲人澹蕩閉影蒹葭蒼茫中以葭名其園鷺
林賦詩褒美比於古不臣不友之士在涓之外則
有施處士光祖梁處士如聳兩人者孤澹自喜栖

短垣敗屋草樹茂密布袍禿袖過市上顛髮半覆
行歌烏烏鷓林贈光祖詩曰海風吹南雲日夕涇
西樹此蔭無時移託根亦有素江邊桑葉落孤雲
自來去柴門閉涇流歲月不得渡城府異喧寂心
境契幽憐老屋壓短籬疾藜塞行處秋蘭長薜蘿
流水周堂步採莒足朝食灌蔬供野醪君平下肆
簾一日百錢足開門數鳧雁畚礫理諸蕘廡東杞
菊離環堵風雨注長歌出林樾屢空寧我顧蒼然
老布衲瀟灑遺百慮六十仍黑頭遜肥氣轉裕揮
斥八極外乾坤莽回互又贈如聳詩曰棕櫚覆荒

廬涇流無冬春孤雲宿簷柯遙風落山榛城隅古
路壞流水漸菰葦負薪行歌歸挈瓶汲水濱呼兒
具梨栗耦婦偕辟紉洋洋涇流水聊以樂飢貧床
頭老素書猶記義軒民窮年閉戶牖誰復測昏晨
大道在胸臆嘘噏潛彌綸光祖字昌之如聳字叔
鸞鷓林先生者梁以樟也

梁知縣傳

梁以樟字公狄大興人崇禎己卯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商丘知縣流賊陷商丘傳以樟死以樟實不死被逮下獄京師陷以樟走江淮間閣部史可法延致幕下

王師下揚州可法死之以樟隱寶應當是時

國家初定鼎燕京數召用勝國諸臣以樟年纔三十七才名傾海內姊夫王文貞父子官津要頻致書勸駕不應買兔避田數十畝棲遁於蒼涼烟水之鄉由少壯及老以死嘗自比宋

之謝翺羽鄭所南亦無媿也已鄉人王世德者舊金吾也攜二子來就以樟隱四方之士若閻孝廉爾梅王處士猷定崔處士干城僧松隱頰過忍冬軒暨劉處士純學家劇飲慷慨激昂繼以涕泣寶邑則嚴事喬御史然不得數數見與張孝廉璫孫茂才爾靜講習問學晚年偕喬處士出塵陳貢士鈺朱上舍克生劉司務中柱迨世德父子結文字飲觴政皆剔抉經史旁及稗官野乘可記而傳也世德子長潔次源皆博學善屬文以樟所著詩者以樟寓齋也

涂烈婦傳

涂氏張烈妻于歸一歲夫卒有身生男又殤因決
意從夫地下姑林氏微覺之與同臥起歲除具湯
爲林沐浴侍林寢從容曰旦日伯叔輩來請避宿
已舍姑許之乃燃燭拜張之祖考及夫木主會大
雪淡尺餘踏雪投門外水死明日家人按雪跡尋
之見氏立水中顏如生嘗語其母曰兒家貧曾爲
姑拮据治一棺倘兒死勿奪也否則目不瞑至是
從其意薄葬之時年二十有二康熙二十年事也

徐節婦傳

徐氏生員喬最妻最卒氏年二十五孤守謨甫二
歲有媵陳氏者生女以乳乳守謨立志奉徐守節
是時陳年未二十又媵也女且不育徐曰余守節
分也汝母自苦陳不從嗣是勸之嫁者日衆媒數
數在門陳終不從奉徐謹撫守謨甚有恩由少及
壯以老今七十矣獲全初志固非他節婦所可並
也徐卒守謨事陳如母

趙烈婦傳

並贊

烈婦姓趙氏寶應人年十八適里人傅從貴踰三載從貴臥病甚危氏日夜泣從貴曰勿泣余死汝他適耳氏曰汝死余亦死從貴未之信也從貴彌留氏登樓自經而死明日從貴乃死是為康熙三十一年三月初二日也邑令張公給扁旌其閭余偕郭連州弔其喪因製牌合二戴氏涂氏並祀於戚烈婦祠兼為之贊贊曰

古戚家婦事堪悲詭夫之亾也合卷之夜未識夫面從夫地下余葺荒祠陰以桑柘戴之兩鳳

長日大鳳

次曰產湖之西明末盜起無枝可栖為賊所得罵

賊荒畦田中為賊所得皆罵賊死作男兒身文

謝可齊余氏後死身不可脫姑同臥起余悉始末

氏張烈妻也夫死有身生男又殤決意從夫地下

姑林氏微覺之同臥起歲除治湯為林沐浴徐曰

元日伯叔輩來請避宿已舍姑許焉因令女僮燃

燭拜張祖考及夫木主女僮寢踏雪投門外水死

曾與其母曰兒家貧拮据為姑治會告其母兒終

不活惟姑有棺兒死勿奪芳規難再有趙繼之許

夫以死夫未之奇欲夫目瞑敢更遲遲合隨余戴

並祀於祠

東軒銘

吾友醉白營軒東向巷僻壤豐茨編荆翔逕邃且

折室虛以亢疏瞰晨烘林葩夕放蘚繡屐遲枝交

巾妨修竹數竿疎簾一行檐樓歸雲屏起復嶂琴

樽盤旋文史跌宕青剪畦蔬碧傾甕釀况無過求

何有缺望堪楊居齊詎庾園讓嵇阮之間軒皇而

上

山川出雲硯銘

研石之美產於端州厥巖有三水巖最優潦淳竇

宵詎易探搜遡唐歷宋皮毛是求菁華未剖青歛

乃侯鳳味龍尾譜牒爭收平南鎮粵穿邃鑿幽制
府吳公金多力侔相繼開闢始拔其尤蕉白火痣
古無匹儔青花最貴若沉若浮膩若粉逗滑若脂
留蒸雲起霧等琳比球有客好我紫雲見投辭淵
度嶺來伴林丘磨之磨之樂以忘憂

峰青湖白硯銘

雲湖春漲及巖之趾先生所嗜放棹於此爾具茲
形水白峰紫林泉之伴能不爾以

五星聚井硯銘

厥星有五爰聚於井餘者分列爲光炳炳辭乃淡

淵踰茲峻嶺以爾堅貞伴我孤冷

湖村烟月硯銘

湖波澹沲湖艸蒙茸野雲日逐孤月宵逢春水天
上秋風鏡中肯製舴艋鼓柁來從

冠軍硯銘

吾友次耕紫雲親割品定茲石諸美畢括蕉白火
痣遜其渾脫青花浮焉唾手可掇碧若雲逗藍從
天奪叩之寂寂聽之活活遇墨輒留入水不渴充
任扈班心胸頓豁

青花研銘

東三
崇巖巖嶙澄潭激瀉能潛能見可磨可涅匪寒而
寒縱熱不熱白橫匹練青浮嫩纈滑若凍含潤如
雲結馬肝質殊龍尾派別堪結隣齊詎澄泥列郎
官樣新學士誥缺啗彼二侯助乃三絕

陶季浚像讚

先生遯跡蓬華之下坐列琴書門蔭桑柘服野而
衷神清而暇足遍湖山詩凌鮑謝不競刀錐不問
耕稼耽寂逃榮靖節之亞

李節婦像讚

桓桓李君符剖巖疆見危授命身歿名揚厥配曰
季飄泊炎荒年二十一志潔行芳攜乃遺孤靈輻
之旁山梯水涉嶺路茫茫艱辛踰歲歸骨故鄉一
椽半菽烏有堪傷弗渝厥志比柏倫霜歷四十載
鬢髮已蒼黃鵠之操龍憐之香以家貧故尚缺表

章余修縣志綜覈最詳直書其事爲邑之光茲觀
畫像旣肅且莊畱此丹青用勵綱常

潘眉公像讚

貌崎嶇神秀整坦其腹露其頂荷長鏡駕小艇判
餘年付醕酌

故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寧道右叅
政丘公行狀

曾祖璪

祖嵩

考廩勅贈漢陽府知府妣 氏勅贈大恭人

本貫江南淮安府山陽縣

公諱俊孫字德峻別字顓之世爲淮安山陽
人曾祖諱璪祖諱嵩考諱廩以公貴贈漢陽
知府子五人公其少子也公聰穎讀書一過
輒能記屬文千言立就年十七補縣學生員

崇禎十二年中鄉試十六年成進士授戶部
主事順治五年改授刑部歷員外遷郎中出
知漢陽府被

旨加一級擢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分守冀寧道
未行鐫級歸里公之官刑部也吏部有猾胥
四多奧援號四天王以事下獄諸司莫敢置
諸法公執而笞之尚書黨公崇雅目公曰真
鐵面也他所窮治平反冤獄甚衆公之守漢
陽也西南方大用兵屯戍驛騷道路民不支
公一意休息事不便必堅持強爭忤上官意

不恤有上官按事晴川閣索焚香爐公辭無
有又索藤牀公引吏入臥內視所臥蓋木榻
也吏還白上官慚服嗣是按部者寡徵索民
免供億擾凡所捕按計道里近遠無得後期
至至勿論昏旦坐堂上判決手獄詞示之皆
感泣所部及他郡縣民赴質頓行李府門外
卽日還無止宿舍舍者初公蒞郡時誓城隍
神曰獄不明神相之心不公神殛之凡被笞
罪人備書於冊月朔告於神嘗有疑獄不決
且十年公質諸神夜決之囚俛首伏楚俗尚

鬼公盡斥諸淫祠有妖僧詐稱奉勅至乘肩輿張蓋從者數百人煽動江漢間謁公公察其僞叱之下堦械於獄得狀遂伏誅公爲政公廉簡質幕無食客居六年民間有忿爭者父老輒止之曰細事毋煩勞太守爲也治錢穀盡削毫忽以下吏不得因緣爲奸民以爲便去官之日灑淚送者數百千人百里外乃去公歸田里年五十許有子官禁近受

天子知親戚故人多據津要或謂公暫就謫官不難驟至通顯公怡然遠蹈掃軌韃戶不談仕

籍得京洛書皆不荅長吏造請終不行報謝卜築平橋東偏列圖史雜以農書禾譜與田翁谿叟相往還雖親串賓從罕得望見見者至不識爲鄉先生公淮安望族也家門之盛幾於鳴鐘列鼎而公守震岡先生清白遺風屏聲伎玩好之奉盤餐粗糲無兼味冬一裘夏一葛數十年不易震岡先生者諱度官戶部侍郎公世父也公雖自奉儉約而振施貧窶不少吝惜春秋祭享時聚族家廟躍冶者教誡之貧不能婚葬者分以財又嘗遘疾病

出所藏逋券焚者半推與族者半直凡數千金先是公以戶部主事督四鎮餉

王師下江南時俾公撫六合縣知縣曾某有罪將屠其城公曰令有罪民無與乃單騎馳入城說父老出迎城得不屠令既罹於法妻當坐有身公憐之力請得釋尋權濟墅關司北湖圖籍皆有賢聲後康熙二十年辛酉舉人曾必光卽六合令遺腹子也公家居垂三十年年踰八十子八人壻十一人孫女孫外孫多至不可辨識卒之日無疾苦不近醫藥端坐

曰不死婦人手禮也遂卒公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八月初二日子時卒於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辰時享年八十有一元配張氏封淑人先公歿男八人長象觀海州學生次象恒山陽縣附學生俱早逝次象升乙未進士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次象隨甲午拔貢生以博學鴻儒薦

名試授翰林院檢討次象益湖廣宜城縣附學生早逝俱張淑人出次象良歲貢生候補訓導次同升次如升俱太學生候補鴻臚寺序班

側室管氏出女十一人長適貢生王家植次
適貢生劉芳譽次卽適萊丁未進士 日講
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加俸一級累封孺人
次適候補布政司理問尚玉弼次適蔭生王
裕德俱張淑人出次適國學生杜象昭次適
增廣生喬蓋次適附學生潘閎盛次適國學
生陳模次適國學生沈泚次許字庠生楊斐
倩俱側室管氏出其孫男六女孫 曾孫一
及姻婭氏族詳行述萊奉職無狀邀

恩歸田阻凍途次聞公喪爲位哭失聲檢討君屬
爲狀以埃太史氏採擇且乞銘於大人先生
垂諸無窮公不通賓客不釣取名譽隱德幽
光罕爲世人知萊不敢以不文辭敬摭摭侍
講君行述及萊所知者如此

特晉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文正公墓表

公諱承宗字愷陽姓孫氏高陽人曾祖諱懷祖諱達父諱麒以公貴皆贈如公官公長身鐵面須髯如戟常授經易水雲中仗劍遊塞下從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干青波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及戍將老卒訪問要害阨塞以故曉暢邊事萬曆三十二年試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公在詞館中寡交游却宴會講究經濟之學以天下爲己任閣臣

中賢者爭相引重而公終無所附麗四十四年遷左春坊左中允歷司經局洗馬熹宗卽位遷左庶子充日講官進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日講如故是時

大清兵破遼陽經略袁應泰自焚死起熊廷弼代之廷弼主堅壁守與巡撫王化貞不合兵部尚書崔景榮老御史方震孺上疏請以公代景榮朝臣和之要公於會極門相率下拜願公身任天下大計帝未之許也二年正月

大清兵略廣寧未至化貞棄城走閭陽廷弼唾其

面不得已焚棄右屯以西四百里躡化貞後入關京師一夕數驚朝臣請用公益急帝以公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典樞務代廷弼經略者王在晉也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外之八里舖副使袁崇煥等持不可大學士葉向高欲身往決之公曰某當往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以行公抵關相八里舖形勢與在晉議不合崇煥曰守寧遠便在晉不可公馳出關望寧前險隘乃天設重關而覺華一島孤懸海中視寧遠如左右掖然後知畫關

而守者之失策也關以東寧遠以西凡五城二十七堡僅存者中前所一城八里舖一堡而已遂決計收復與在晉溪論七晝夜終不聽公條奏凡十數疏且面陳在晉不足任於是召在晉爲南兵部尚書而八里舖築城之議罷公計朝臣中無可辦東事者乃慷慨流涕自請督師帝大悅賜尚方劍御門臨遣焉當是時關兵號七萬逃潰之餘一營纔兵數十官多至十數員爲符籍冒餉公定兵制立營房五人一房三千一營十五營爲三部將

帥以營部爲署裨兵不離將將不離帥關城埤現三千有奇兵營碁布其下置塚十八直廬三定城操法又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臺出芝蔴灣置巨礮爲橫擊陸則三關石城頓萬人開突門爲夜擊北水關外峻嶺築號臺十一置礮防外瞰以大將馬世龍爲中部佩平遼將軍印駐羅城王世欽爲左部駐角山尤世祿爲右部駐海口副將趙率教爲前部駐前屯孫諫爲後部駐紅花店又教演火器覈關支禁饋遺罷供帳又

汰副總兵以下冗官數百員又定總兵謁經撫儀得具賓客禮凡五閱月兵民安堵文武輯睦商旅填咽立六館招天下豪傑奇材劍客爭摩厲求自效焉公之建置屯大兵山海關練精兵於寧遠分奇兵於覺華彌申廣鹿諸島犒毛文龍俾遠結鮮人撼鎮江檄登帥沈有容據廣鹿有警避之洲急則遯之海然後用登萊兵圖四衛南覺華兵圖四衛北俾應分而備多則四衛可復復四衛以復遼公之志也明年二月出關按視寧遠城俾祖大

壽司版築是時諸將吏仍欲守關門獨崇煥主守寧遠公與崇煥合以崇煥統三叅將經營寧遠三大將更番練兵於二百里內外寧前以西可屯田五千餘頃督將吏買牛種耕鑿其中分兵護屯人河東人歸者萬餘遼人出關者又十餘萬輪蹄相接城堡相望如承平時行採青之法不復仰給關東省度支鉅萬又煮鹽興鼓鑄因船以廣貿易於是烽烟頓息中外解嚴長安士大夫漸忘邊患司農厭供億之繁本兵張節制之勢公不勝其憤

上疏劾罷戶部堂司官又上疏言臣以閣臣督師凡條奏唯皇上可否而樞臣高坐司馬堂任意批抹俾臣候指撝如疆吏不已甚乎以故怨者妬者持文法議論藉藉謂公任關撫閭鳴秦登撫岳和聲及大將馬世龍爲非是會王象乾以憂去公請罷設總督竟不從公言尋寧遠城成延袤二百里東南抵右屯西北及錦州東至大凌直通閭陽公至寧遠遣馬世龍袁崇煥等東巡至廣寧抵醫無閭山還歷十三山陸營屯右屯城東二十里舟

師歷三岔二家溝別將探蓋州尤世祿自錦州會師右屯分兩營哨松錦間去寧遠幾二百里胥會於寧遠文武將吏相與奮臂抵掌謂明年且大舉公迺西巡薊昌閱喜峰古北諸口取道京師會十月十四日爲萬壽節因請入賀焉初楊漣之劾魏忠賢也公聞而嘆曰上冲幼在奸人掌握疏入弗覽覽弗省也昔進講時時爲心開倘老臣得因奏對極論奸邪諸狀萬一覺悟死不恨矣至是魏廣微急語忠賢曰樞輔擁關兵數萬清君側兵部

侍郎李邦華內應公等齋粉矣忠賢悸甚繞御牀哭帝亦心動顧秉謙擬旨以離信地非祖宗法責公公疏言薊門昌平信地也何離之有而忠賢偵知公不攜一甲士疑稍稍釋廣徵噉崔呈秀徐大化李蕃連章劾公至比公於王敦李懷光下九卿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訟言邊事非公無可任者乃下詔切責趣公視事羣小謂公擁兵市重惟削兵乃易制且或激變則罪公有詞而兵科給事中李魯生汰兵之議起矣公既視事汰大將尤世

祿王世欽李秉誠孫諫汰官兵一萬七千三百餘人省費五十六萬公留寧遠歷錦州遂如右屯自西而東借汰兵名爲布置出關計恐中朝之議其後也會馬世龍遣哨將魯之甲襲

大清兵檄水將金冠等會柳河金冠等受遼撫喻安性指弗會兵敗死者四百人之甲曰無面目見閣部矣投河死臺諫數十人希忠賢指爭論柳河事時公留寧遠臺諫請勒公回關門防秋公嘆曰此名岳飛班師也防秋豈防

之關內乎乃抗章求去帝遂許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蔭一子行人護送如例公在鎮四年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精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大營二前鋒後勁營八沙嘴船六百進四百里招集遼人四十餘萬邊塞無事莊烈帝卽位有旨召用公而王在晉入爲兵部尚書極論馬世龍罪狀逮世龍下獄又嗾臺諫詆公沮公出二年十月

大清兵入大安口破遵化將薄都城帝乃召公守通州詔甫下旋有勅趣行更下帖子召見公

踉蹌入帝已待平臺久勞公曰事急矣無備奈何公曰聞袁崇煥駐薊州尤大威駐密雲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皆據要害爲得策若城守則有地可憑具糗糧出器甲有兵有將臣措置不難帝稱善至再出世龍於獄以守都城屬公時漏下二十刻公按視城堞乘月巡壕塹甫畢而帝收成命公乃從二十七騎至通州是時崇煥中間諜語謂

大清兵之入也崇煥實招致之而吏部尚書王永光欲傾大學士錢龍錫因傳會蜚語御史高

捷史莖者永光黨也捷劾崇煥並及龍錫有持火入倉者莖捕得之指崇煥家人所遣帝逮崇煥下詔獄而祖大壽何可鋼憤甚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朝廷謂大壽果與

大清兵合關寧十萬衆將反戈內向禍在漏刻又疑大壽據關城則以東數十城中斷將割以自王公密奏大壽危疑東潰非果有叛志且遼將多世龍舊部臣遣世龍往必有解甲歸者可勿慮又諭大壽急上疏立功自贖且贖崇煥罪許代爲別白大壽得帖子大哭諸將

皆哭報如公指時大壽已出關世龍追及於歡喜嶺發步騎兵一萬五千俾將之入援帝命公移鎮關門三年正月四日大壽整兵入關謁公甲士衛者五百人公開誠與語大壽喜曰公真生我矣公入大壽營視壁壘部曲言笑移晷又時時具酒肴招大壽飲城樓時大壽有雙望七捷公喜曰大壽果爲我用矣是役也公督關寧薊昌兵及天下入援兵可三十萬戰守七閱月復建昌三屯馬蘭松棚大安繼復永平灤州遷安遵化四城及冷口

瓦坡龍井潘關諸邊堡四十有奇前後獲九千餘級而大壽血戰功居多邊關甫定言官欲追論大壽東潰事公密奏曰東兵東將偶語藉藉且疆場方寧遽忘血戰功何以服諸將心乎事乃止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分兵遼薊兩撫而督師權遂輕遼撫丘禾嘉大言閣部老矣遼事我隻手可辦又數攻馬世龍撼公公求去疏十一上帝不允遣官趣視事論功祖大壽加少傅廕子錦衣三品世襲公廕錦衣四品而已以考滿加太傅公三疏辭帝

許焉初大凌河之築城也梁廷棟實主之丘禾嘉相度稱便命祖大壽董其役護以石砮兵萬人廷棟罷朝議謂凌河荒遠不當築勒撫鎮回奏禾嘉懼揚言非己意盡撤防兵公謂防兵不可撤禾嘉不聽八月

大清兵圍凌城禾嘉率宋偉吳襄救凌遇於長山襄敗績凌城食盡何可綱爲文自祭以死大壽從二十七騎詣

大清兵營質養子而還公復上疏求去帝許焉論長山敗削世廕冠帶閑住公爲人公忠痛國

步多艱不惜身任艱鉅而深謀雄才所畫輒中要領其初督師也熹宗臨遣隆重持兵柄功多而言信雖逆奄竊政羣小讒構猶得以恩禮進退其再出也受命於危急之際片紙夜下單車戒行迨勘定禍亂疆圉初靖而橫扼曲排俾左枝右梧前跋後蹙而後已十一年

大清兵破高陽公坐北城樓勸之降不從遂縊死年七十有六從公死者子舉人鈇廩生銓尚寶司丞鑰官生鈇附學生鎬孫之沅之滂之

滂之浩之憲兄之子鍊鏘鍊之子之澈之漢之泳之澤鏘之子之渙之瀚太監高起潛兵至高陽具得公死狀治棺製一被以檢拜而哭之禮部以卹典請詔復官予祭葬而贈廕易名之典皆闕焉妻王氏贈一品夫人惟長子銓高苑知縣銓子之滂錦衣衛指揮僉事以守官不及於難福王南渡謚文正

通奉大夫秘書院學士胡先生墓表

先生姓胡氏諱統虞字孝緒此菴其號也先世姑孰人明初九世祖某從軍於楚遂家武陵祖諱宗源父諱應斗皆以先生貴贈通奉大夫秘書院學士先生少從事二氏之學既而知其非讀宋明諸儒書豁然大悟以斯道爲己任癸酉舉於鄉益自刻勵學者日進海內稱此菴先生癸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甲申京師失守初傳莊烈帝擁千騎出齊化門先生祝髮冀間道從亡因被執不屈囚

土神祠雉經者再以僧救不得死尋

王師破賊賊宵遯乃變姓名爲醫隱固安市中未幾有詔召用有司物色得之敦迫就道旣至以母老請南還大學士范公曰此今之許衡也烏容辭授中史院檢討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八月再舉鄉試充順天正考官丁亥擢國子監祭酒於是創立規條作明善四禁勵諸生每月三講學於彝倫堂教化大行多士咸傾心焉是時干戈甫息德教未興朝之縉紳大夫尊者競事權卑者趨榮利三五文學者

流喜賓客酬倡縱聲伎讌集之樂未有學程朱之學者嗚乎程朱之學晦於宋顯於明繼其緒者薛文清羅文莊其最也新建無善無惡格物致知之說與文莊不合顧端文高忠憲於紫陽新建多所折衷士君子翕然宗之崔魏目爲東林黨人被禍慘酷過於漢宋浸尋汨沒以至於今其緒亦幾幾絕矣先生悟新建良知卽中庸明善與程朱殊途同歸常語門人曰道路也北轍南轅無當矣若北轍北轅雖水與陸分馳東與西互進總期抵北

而止無論殊塗也於是海內擔簦負笈以相
從者日衆斯道之晦而復明斷而復續者先
生力也先生爲人端嚴廉潔經術淵湛

章皇帝知先生深欲畀以大任己丑拜秘書院學士
充

太宗實錄副總裁而是時執政者貴倨擅威福朝臣
皆稱門下士雖同年執友亦執弟子禮先生
不爲屈遂側目焉會御史張煊劾執政陰事
坐誹謗論死煊與先生居同巷彈文疑出先
生手邏者四出朝士相戒毋過爛麩街蓋指

先生所居巷也壬辰會試充正考官時要人
子弟與試者凡十八人榜發皆被擯落由是
怨恨刺骨執政偕大宗伯合疏論劾指會元
程可則等凡若干名與朱註不合削去中式
而先生下考功議初擬降八級調外得

旨鐫三級畱用尋補秘書院侍讀學士凡三奉衡
文之命皆公明得人最盛門下士有主京闈
者以微詞探先生欲物色長子覲徵先生正
色拒之其人慚而退覲徵竟不第先生之正
誼明道不欺閭室多此類也是年以疾卒年

四十有九囊篋蕭然棺衾含禭之具皆門人經紀乃得成喪禮嗚乎先生受

章皇帝知使得稍假以年且復大用以理學爲經濟事業詎可量哉乃賫志以歿不得收大儒之效固先生之遭亦斯道之不幸也癸卯三月葬武陵進溪村上橋之歐家冲越二十有五午子獻徵官江南布政司使屬萊表其墓曰興朝龍起雲雷草昧斯道攸關接續顯晦強起先生司厥提誨俾後學者知所向背先生守道抗直不阿標格峻整內介外和譽者日

衆忌者亦多朝宁之上乃施尉羅前後被命三典文衡得士麟炳邦家之禎擯落貴胄謗議叢生不從吏議賴

天子明未究厥施遽捐館舍身歿道傳知者尚寡進溪之村松楸之下勒之金石以告來者

任太恭人墓誌銘

康熙二十有六年春大理寺丞任君待菴聞
太恭人喪中外士大夫共惜其去蓋待菴先
官都諫數上疏言事抗直無所阿避時人皆
危待菴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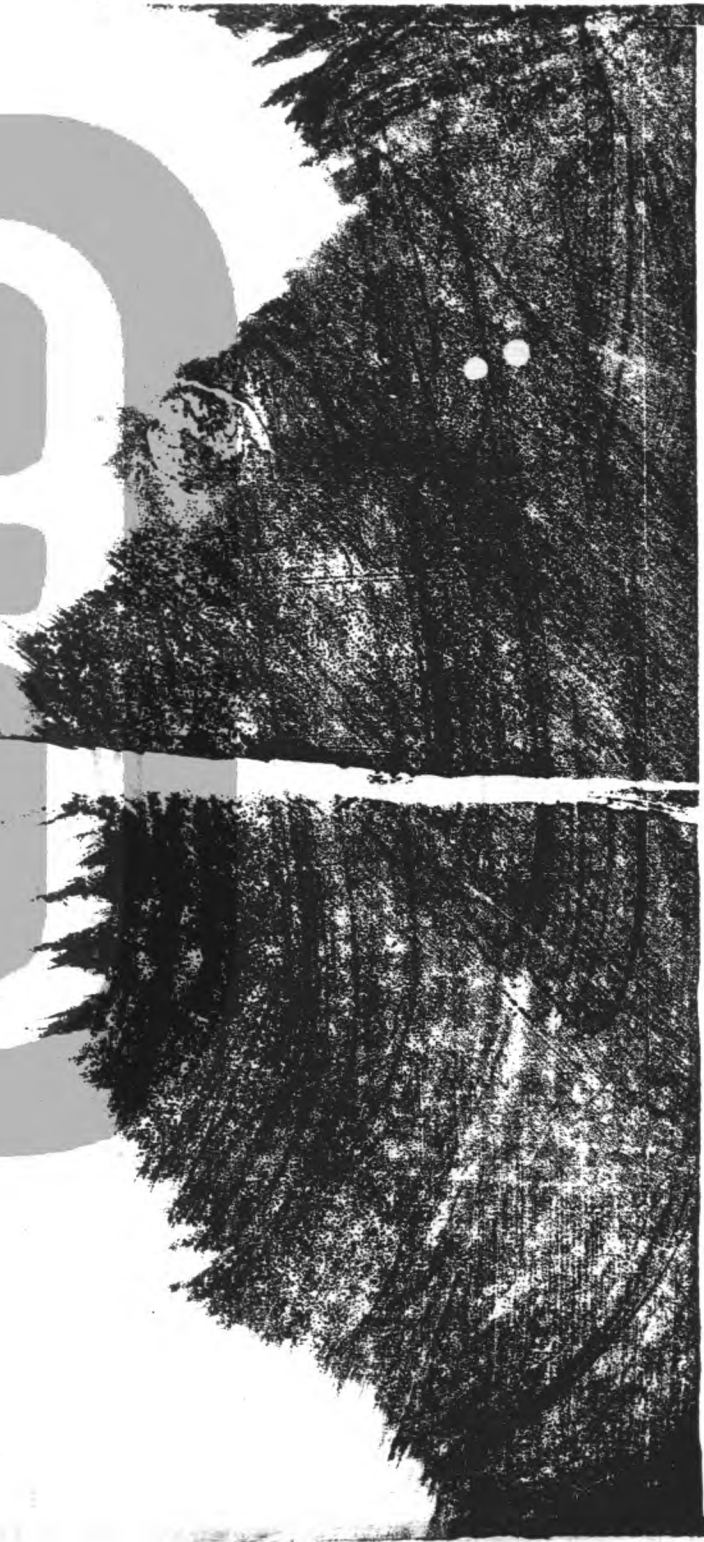
天子神聖察其忠目爲正人凡朝廷有大政事咸
取決焉駸駸且大用矣今憂去宜可惜也時
萊放舟歸田里遇待菴途次因屬萊誌其壙
待菴泣告萊曰某數上公車太恭人誠之曰
窮達命也得志砥名節毋貽科名羞迨某成

進士筮仕上海太恭人誠之曰東南民力竭
又軍興賦役煩雜當爲百姓存元氣迨某官
給諫別太恭人太恭人誠之曰汝被恩寵爲
諫官宜有所建白報國家凡民所疾苦有聞
輒入告縱觸忌諱遭禍患余且甘之某誌之
不敢忘而今已矣嗚乎經傳所載女之賢者
大抵工紡績治烹飪習澣漱補綴之勞以正
乎內而已卽行述中所紀太恭人孝謹以奉
姑嫜勤儉以宜家室觴豆腆潔以供夫子賓
客歲時饋問以睦諸姑姊妹娣姒之屬亦賢

媛淑女之所能也獨是教其子爲名進士爲
廉吏爲賢諫官不汲汲富貴且不避艱險雖
古所稱范滂母及蘇母之願爲范滂母者何
以異焉然後知待菴之丰節矯矯爲時清流
譽望重當時必傳於後無疑者其來蓋有自
也太恭人姓韓氏蕭山人以子貴封太孺人
待贈太恭人卒年八十有四年十 歸羽禎
公諱振龍贈文林郎工科給事中子四長辰
旦丁未進士大理寺寺丞次師旦國學生次
雲旦先卒次辰蛟增廣生女二長適候選守

備丁明仁次適增廣生施之榭孫十三長謙
次升次浚次衡廩膳生次晉庠生次華庠生
早卒次泰次恒國學生次岱庠生次崧次岳
次賁次豫女孫八長適庠生張文桂次適何
次適庠生施 次適庠生吳樞次適庠生
蔡廷儒次許字吳 曾孫五長愷次悌次純
次介次和曾孫女二其姻婭氏族詳行述萊
與待菴偕舉進士稱同年者二十年萊之婿
劉都諫國黻又待菴門下士以故知太恭人
賢無萊若者則銘太恭人也固宜銘曰

采繁葛覃風人所誌孰如恭人勗子大義茹
茶飲水撈鱗觸忌爲范爲蘇恭人之志厥封
若堂棲魄於此敢以銘文告之來裔



倪檢討墓誌銘

康熙二十六年二月翰林院檢討倪公闇公以疾卒於官從孫某扶靈輜南還遇余舟於清源因乞銘於余余與公同入翰林交至淡銘公固宜公少工舉子業每試輒冠其軍辛卯中副榜雖人多惋惜而名益著其丹鉛甲乙海內奉爲程式自賢士大夫迨操筆書紙初學爲文之士無不知闇公者公旣久不遇因肆力古學凡注疏紀傳詞賦詩歌稗官野乘皆旁蒐廣涉抉奧鈎元而尤工敘事之文

丁巳以歲貢至京師入北闈始中式距辛卯
蓋二十有七年明年

天子下詔舉博學鴻儒太宰郝公今宗伯張公各
疏薦又明年

召試體仁閣與選者五十人公名在第二授翰林
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癸亥丁朱太孺人憂
乙丑服除補前官嗚乎自明史開局以來此
五十人者或歷高位解史職或休沐或放廢
遯跡田里而李侍講石臺施侍讀愚山陳檢
討其年吳檢討志伊輩又相繼下世其直史

館司筆削者已落落如晨星矣或又分纂實
錄寶訓方略會典典訓一統志諸書多不能
揣方明史獨公力揣志堅敘次工網羅博雖
去而復來而編纂考據益勤前後若一監修
總裁諸公咸倚重焉丙寅學士張公敦復掌
院事數薦公直講筵館閣代言之文多屬公
公又兼修會典且奉

勅點次通鑑綱目十七史諸書其於明史亦漸不
能揣矣而編緝不少衰吳檢討編五行志未
竟公續成之又余等所編崇禎長編公博採

遺聞增其闕略其勤如此而精力固已耗矣
公善書法

天子數出縑素紈扇

命公作行草大書或小楷皆稱

旨三月十有六日

召公書御屏風公已先一日卒嗚乎詎不痛哉明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僖公諱謙者公四世
祖也文僖公生吏部尚書文毅公諱岳又生
四川左布政使諱阜者公高祖也公會祖諱
霖祖諱民獻父諱翰喬以公貴贈檢討母朱

氏封太孺人嗚乎公之少也患不遇於時及
遭逢

曠典入翰林恩綸及於所生又數被龍綺紈素之
賜凡所著作皆施於

朝廷儒生得此亦榮矣而矻矻窮年硯穿穎禿守
檢討一官以死又可哀也已娶吳氏贈孺人
繼娶朱氏封孺人生子三長越石先公卒次
重武次師霍增監生師霍從公京師公歿哀
毀數夕而卒孫男一孫女三公諱燦先世錢
塘人明初徙江寧今江寧人也爲人內刻苦

而外充悅不見圭角雖廣交游而真摯之氣
久而無間卒年六十有二銘曰

嗟嗟闇公少不逢時賦達身老莫竟其施殫
精筆削窮年孜孜血枯志竭長與世辭嗟嗟
闇公命也如斯

張處士墓誌銘

澗山三泖吳淞之間地濱海上水物清美陵谷鬱
秀故名公鉅卿相望而生而山林隱逸之士瓌奇
瑋異無所表暴於世則往往出其藝能智巧亦足
卓絕於時非他州之所及如張君南垣其人也君
諱璉世爲松江華亭人自君父默庵君兄弟並以
科甲起家遂爲著姓少補邑諸生有名性獨好山
水每展唐宋以來名人畫本見其山川起伏林壑
下上陰晴朝暮晦明出没變幻之狀顧而樂之已
復疊石爲山擬象其似高者嶄然以峙下者窈然

以淡烟霏霧結見者驚歎坐臥不能去乃至不知人工所爲由此名重吳中矣默庵君初禁之後知其不可止遂弗禁默庵君歿君遂棄諸生出游四方流覽名勝以擴其胸中所未見自吳越歷楚豫至關隴是時海內承平日久自諸王而下名豪貴人世家巨室之子弟莫不各有園池臺榭山墅之好其中雜以佳花美木珍禽怪獸又收拾秦漢以來彝鼎舊器荒祠古塚金石斷缺之文以爲玩好裙屐絲竹薰鑪茗椀四方士大夫以時過從賦詩飲酒登臨俯仰以爲樂蓋時好尚如此故君雖布

衣而所游諸公間皆虛左以迎引爲上客虞山錢宗伯婁東吳祭酒王太常並以文章翰墨知名海內君皆與往還稱相知三公別業據一時之勝皆君所經營手爲指畫今所傳拂水山房梅村書屋東園西田者是也君晚歲卜築樵李庭前構小山崑壑竹木人物廬舍橋梁悉具見者訝以爲奇各爲詩以遺之君又爲兩書屋置竹几石榻法書名畫暇則焚香潑墨或面山命酌與黃觀只褚硯耘呂天遺爲文酒之友嘗語其子弟謂吾讀先人遺書無所遇合棄去良自愧然念古人絀於時不得

行其志卽托於技術中軼倫超羣亦可不朽吾性嗜山水於筆墨之餘別穿巨靈五丁生雲塢於草阜幻奇峰於庭戶亦前人所未有旣以自喜因欲以傳之子孫君以某年某月卒於家年八十妻葉氏後四年卒亦八十子四長熹次勳次熊次然孫十長元煒次淑皆知名於時而煒及淑則候選京師焉然則君之所以啓佑其後人者遠矣銘曰用闕於潛道藏於幽托一以名而貴於公侯林木翳鬱兮山川阻修銘君於此兮以時遨遊

祭汪蛟門比部文

嗚乎別君幾日君遂云亾凶問乍至摧裂肝腸維余兩人情好最長朱陳管鮑追述難詳憶昔癸卯奮翮文場論交白下意氣激昂君來湖畔匝月聯牀晰疑規過炊黍飛觴丙午結轡共歷冰霜再同座主名第頡頏需次南還山水徜徉靈巖鄧尉亦共輕航

召司翰墨淡殿迴翔易衣分宅官舍淒涼君才如海縱橫難量詞工辛陸文嗜曾王詩尤敏妙包羅宋唐

特舉博學莫若君良薦牘累累

詔旨煌煌君時在疚有淚盈眶辭榮耽寂丙舍傍
惶余也謏陋才薄學荒遭逢

盛典濫入明光君來史局又共縹緗穎禿膏竭編
摹弗遑窮年兀兀一官茫茫俯睨後進耻爲
輩行嬉笑怒罵文酒佯狂雖云忤俗實亦自
傷醉後之語醒時已忘銜者紛紛皆裂吻張
仵文黨社釀禍非常乃荷

殊恩放歸故鄉省愆學道影匿形藏吟諷一室號
曰覺堂余亦三黜迹跡耕桑方幸從君唱和

林塘補蹉跎者惟壽可望胡嬰一豎遂入膏
肓其福最薄其名最揚二者難兼亦理之常
牲芻在御淚下霑裳神兮來格鑒此苾香

祭封庶吉士穉公劉君文

嗚乎姊氏于歸歲在庚寅與君締好余纔九
齡齒雖童穉志已合并平聲晰疑設難無間晦
明同聲共學更締姻盟余忝通籍君困諸生
窮年矻矻守此一經仲子挺出弱冠登瀛致
身青瑣正色

彤廷君由子貴人爲君榮君安澹泊受寵若驚
敝廬非食舍車徒行溪叟共酌荆扉獨扃叔
子繼起賀者充庭君多教誡懼滿畏盈余緣
抗直解組歸耕某丘某水襪布鞵青所冀偕

君採木餐苓胡臥斗室一豎縈縈膏肓旣入
圭刀無靈仲子奉

使星輅乍停依依子舍罔恤嚴程溫清幾時公
歸杳真真如朝露畢竟無形本非太上豈遂
忘情追思疇昔能不涕零辦香束帛蔬白醴
清神兮來格鑒此微誠

弔程穆倩文

嗚乎先生欽崎倜儻非仕非隱州府林莽文史宕
跌金石欣賞遠性逸情世無其兩詩兼唐宋詞媿
陸辛蔡鍾前輩關荆後身藝踰三絕名滿八垠篆
籀一技尤邁羣倫二篆遠宗八體遙輯鎔鑄渾脫
詎云掇拾悠悠百年屹然孤立若文若何不堪齒
及竄耽珍異羅列班班几席之上秦漢之間如琳
比璆悅志怡顏倘割其一便足買山衣香荀齊酒
態稽好車馬江干投轄贈編厨顧俊及誰不傾倒
寸縑尺素珠璣等寶余生也晚交先生遲先生之

藝實奇嗜之余家小阮雙鬢如絲癖尤過余或目
爲癡壬戌夏仲余過白下曾訪先生啣杯水榭彈
指十年歲月可怕惓懷伊人不寢中夜昨歲潑墨
寄至湖邊杈朽老樹二舸浮焉挂艸堂壁慰我林
泉問君眠食僉曰如仙纔幾時耳突來凶問失茲
良友淚不可拭年逼九十卒乃其分所可悲者流
風餘韻近睨卿相凋落紛紛沒則已矣有何可云
先生不然多能多聞茫茫宇宙遂少斯人

祭王汲公文

嗚乎汲公何遂至此堂上有父膝下無子妻先君
亾君繼妻死命也如斯有淚難止昔者鶴林棲湖
之汜就而隱者君之橋梓君嗜讀書貫穿經史以
養志故埋名而已余方釋褐好君莫比爲君傷者
缺供甘旨欲分微祿俾君扶耒半世閒曹遂食言
矣林泉之伴非君曷以荏苒五年徒隔秋水忽來
凶問九原不起追憶生平失一知己親年八十弟
遠千里能不悲哉文以當誄

祭葛淑承文

嗚呼醫之良者厥惟秦郵前袁後耿授受有由誰
其繼之葛氏最優余昔病噎百藥罔瘳君家橋梓
參附急投日進數兩人將君尤歷四十日奇功乃
收十七年矣感在心頭君名旣著遠近爭求活人
無算不責其酬所到之處塞縣填州或寒或暑曾
未少休匪惟醫也心實罕侔忠信接物異彼悠悠
郵人罹患水沒高丘天乎人耶禍中清流彼炤徹
天附者良稠君獨不然嫉之等仇余歸田里尋盟
白鷗爵羅四設君爲余憂若鳥傷弓若魚脫鈎君

多愛護古人之儔君未耳順康樂寡愁志存救人
已胡不留凶問突至淚滿雙眸爰製哀詞用告諸
幽

祭劉孺人文

淮陰氏族丘姓最著支分派遠東西異處惟余伯
岳豐才嗇遇以歲進士棲真葆素生男子兩頭角
並露馳驟藝林二難競譽仲娶於丁號良內助孺
人有子賴丁不妬伯也艱嗣紛紛覬覦繼之以孫
篡者乃去兩門接續以孺人故孺人於丘厥功甚
鉅孺人之子余以女女十八年矣侍奉無忤孺人
寢疾賴女調護孝固足稱慈亦可據方冀勿藥凶
問來訃良醫束手信乎有數辦香束帛神兮勿吐
更製哀詞用將欵悰

祭列仙姪文

嗚乎惟余伯兄生男子三汝居其次醇朴中含性
寡嗜好圖史是耽屏跡斗室人不可探足無妄行
口無輕吐嗜善嫉邪確然有主踽踽硜硜或目爲
腐其於俗也弗諧弗忤老年一友曰鈕先生年踰
八十一杵猶爭以晨以夕忘辱忘榮值此汝汝心
跡雙清嗟予不遇爲時所舍方之古人庶几狷者
細數生平媿作蓋寡濡毫及此有淚盈把汝有治
命佛事須捐介性孤踪又何懺焉具茲定力所以
爲賢老僧接引夫豈其然

列仙彌留時見有老僧
自稱弟子叩首來迎

汝耽幽靜於道宜壽胡嬰二豎遂爾莫救茫茫長
夜何時可晝爰製哀詞告靈之右

祭九姪婦文

吳氏興化人大學士鹿友
公孫女僉事北海公女

嗚乎惟汝之祖爲明名臣綸扉數月遭時不辰遂
偕余父遯跡水濱茫茫宇宙餘此兩人憶余大姊
于歸汝父同產者七大姊良苦松陰難曙瞑目黃
土迄今追思有淚如雨余兄艱嗣晚乃生兒崢嶸
頭角實奇愛之是時擇婦肯草草爲須仁且淑知
汝乃宜余兄汝父同心最早以膠投漆由少及老
再締姻盟益篤情好一死一生古道今少歲維丙
辰汝歸余家汝雖巨族敬戒有加有禮有法不固
不奢姑嫜競譽娣姒爭誇兒女三人汝出者兩汝

惟不妬庶子居長茲更生兒如珠在掌兒生三日
汝竟安往七月之杪汝父東來依依誦誦似嬰似
孩纔幾日耳遽罹斯災汝父聞之能不悲哉大姊
之歿亦值產後詎四十年及汝而又兩姓興哀一
門奠耐爰製蕪詞告靈之右



